

名 人 白 話 尺 牘

上 海 文 明 書 局 印 行

名人白話尺牘

下卷

三四 談吳又陵的女兒

又陵先生：

前接先生三月二十一日手書，當時匆匆未及即時作答，現聞成都報紙因先生的女兒辟疆女士的事竟攻擊先生，我覺得我此時不能不寫幾句話來勸慰先生。春間辟疆因留學的事來見我，我覺得他少年有志，冒險遠來，膽識都不愧為名父之女，故很敬重他。他臨行時，我給他幾封介紹信，都很帶有期望他的意思。後來忽然聽見他和潘力山君結婚之事，我心裏着實失望。我所以失望，倒並不是因為他們的戀愛關係，——那另是一個問題，——我最失望的是辟疆

名人白話尺牘 下卷



北师大圖 B2346149

胡適

一腔志氣不曾做到分毫，便自己甘心做一個人的妻子；將來家庭的擔負，兒女的牽掛，都可以葬送他的前途。後來任叔永回國，告訴我他過卜克利見辟臺時的情形，果然辟臺躬自操作持家，努力作主婦了……

先生對於此事，不知感想如何？我怕外間紛紛的議論定已使先生心裏不快。先生廿年來日與惡社會宣戰，惡社會現在借刀報復，自是意中之事。但此乃我們必不可免的犧牲，——我們若怕社會的報復，決不來幹這種與社會宣戰的事了。鄉間有人出來提倡毀寺觀廟宇，改爲學堂，過了幾年，那人得暴病死了，鄉下人都拍手稱快，大家造出謠言，說那人是被菩薩捉去地獄裏受罪去了！這是很平常的事。我們不能預料我們的兒女的將來，正如我們不能預料我們的房子不被『天火』燒，我們的『靈魂』不被菩薩『捉去地獄裏受罪』。

況且我們既主張使兒女自由自動，我們便不能妄想一生過老太爺的太

平日子自由不是容易得來的。自由有時可以發生流弊，但我們決不因爲自由有流弊便不主張自由。『因噎廢食』一句套語，此時真用得着了。自由的流弊有時或發現於我們自己的家裏，但我們不可因此便失望，不可因此便對於自由起懷疑的心。我們還要因此更希望人類能從這種流弊裏學得自由的真意義，從此得着更純粹的自由。

從前英國的高德溫（Godwin）主張無政府主義，主張自由戀愛，後來他的女兒愛了詩人薛萊（Shelley）跟他跑了。社會的守舊黨遂借此攻擊他老人家，但高德溫的價值並不因此減損。當時那班借刀報復的人，現在誰也不提起了！

我是很敬重先生的奮鬥精神的。年來所以不曾通一信寄一字者，正因爲我們本是神交，不必拘泥形迹。此次我因此事第一次寄書給先生，固是我從前

不會預料到的，但此時我若再不寄此信，我就真對不起先生了。

胡適。

三五 談 Esperanto

凌霜

玄同先生：

讀新青年第五卷第五號，吳稚暉先生的文章裏說，Esperanto 可以加入學校課程之中，這話我以為很對。中國若要將漢文改用拼音，還不如簡直採用 Esperanto，較為利便，省了許多方音的困難；但是現在反對 Esperanto 的人，仍是很多。那些大人先生們說漢文是萬不可毀滅的，把我們提倡 Esperanto 的人狗血噴頭的罵上一頓，這是時代思潮的謬誤，我們就可以不必再去理會他。就說那些贊成改良漢文的朋友，他們反對 Esperanto，不從根本上去說 Esperanto 的構造，是否可當世界語，而單說 Esperanto 文學書少，便是這種

言語無用的鐵證。那麼，我們也可以說用白話做的書少，便是新文學無用的鐵證嗎？恐怕有些不對罷！

近來用 Esperanto 來做雜誌的，做詩歌的，已一天比一天多起來，我所見的如瑞士 Dro. R. de Saussure 所發刊的科學雜誌 (La Teknika Revuo) 有許多大學教授，都用 Esperanto 來做文章。我敢大胆說一句，Esperanto 是朝上的日光，並不是西山的暮色。

貴誌同號中姚寄人先生將十年前巴黎新世紀週報醒先生所做的萬國新語 (亦名世界語) 之進步的，末段鈔出來。據我的鄙見，這篇文章起頭所說的『萬國新語有五大特色，為各國文字所不能及；』都是很好的。這篇文章，可算是中國人說 Esperanto 的先導。我記得民國元年的時候，我的朋友師復先生，創立晦鳴學舍於廣州，曾將他付印數萬份，拿來分贈，看見的人，一定不少，我

現在不必再去鈔他了。

日本新東洋雜誌去年十二月號中，有一位英國人 Bernard Tong 做了一篇文章，叫做 Esperanto, as an En-Glo-Japanese Language 我如今將他翻譯起來，給先生和新青年的讀者看看罷。

歐洲的大戰完了！各國也一天比一天接近了！要是各國能採擇一種淺易的，合論理的，又能表情的補助語，那寶貴的光陰就可以不至失掉，煩擾的事情，就可以不再生了。國際間的事情，也可以更加順當，更加興盛，不是現在的樣子了。

日本同英國若是採用這樣的一種言語，利益更多咧。爲什麼呢？因爲我們二國的『國音』相差得利害；況且英人能說日本語，和日人能說英語的比較起來，都是有限，且非人人馬上可以做到的。

我並不是說那，想到英倫留學的學生，和想直接讀他的文學的學者，不要學英文，我的意思，以爲大多數的平民，若是沒有許多時候學一種外國語，又想上外國遊歷同那實業上科學上商業上的人民來往，那麼，懂得 *Esperanto*，就較爲容易罷了。

要是想達到這個目的，我以爲日本人學英文的，雖是多得很；但總未達到完滿的地步，照這樣看來，學一種萬國所用的言語，又能夠吸受西方的思潮，於人道上也有很大的關係，豈不比那學一國的言語好嗎？

老實說：我們現在最需要的，就是一種適當的言語，用來做萬國接合的媒介，不但是英日二國等着的。日人學英文的，雖然很多；有許多有思想的英人都說，日本人學一種外國語，想來消受緊要的學問，於功利主義上說來，很相宜。不但這樣，就日本文的本身，也不免這種弊病的。

Dr. Zamenhof 將 Esperanto 貢獻於世界，已經三十年了。這三十年中，經過了種種實習的結果，這種人造語，早已變成了萬國交際的媒介。據現在看來，簡直沒有一國沒有許多主張 Esperanto 的朋友。他的文學，也一天比一天增加起來。就是那最好學的學者，也不怕不夠用了。

如今各種職業上的人，有能說 Esperanto，說得很好的，也有用他來做文章，做得很好的。我們看見 Esperanto 的雜誌，最能夠聯絡世界人類們感情。又看那一九〇五年至一九一三年間，每年的大會，各國的男女來賓，到的很多，難道這不是 Esperanto 能夠算是中立語的好證據麼？ Esperanto 第十次大會，本定一九一四年八月在巴黎開會，預先購券的人數，不下三千六百人，這裏頭的人，有三十五國以上的會員，後來因為戰爭開了，這個年會，就沒有舉辦。

有一位英國人曾到過一個 Esperanto 的大會，他說得很好，我且將他鈔幾句下來，給大家看看罷。

世界各國的人，聚集一堂，天天在那裏討論演說和辯論，真是令我生無限的感觸了。會中無論什麼事情，都用 Esperanto，而未嘗有一點誤會，和不明白的地方，也沒有因言語而不能表情的難點。言語不通的艱難，這才算滅盡了？

我們照這樣看來，可見得 Esperanto 是很能表情，和很流利的一種言語。他的語根，雖是由歐洲古代和近世的言語取來，日本和東方各國的學者，也很容易學的。

歐洲大戰正在興高彩烈的時候，日本的 Esperanto 雜誌，*Ja-pana Esperantisto* 還能繼續出版，我雖是英國人，讀這一種雜誌，也能夠明白日本有名著作家

的思想，總不覺困難了。

Esperanto 可以實行，而又容易學習，我最好舉幾條實例，來做證據。從前有一位日本的盲目 Esperantisto，用 Esperanto 寫一封信給我，說 Esperanto 在東京盲目院中怎樣活動，和各機關採用他的益處。這幾封信所寫的言語，是完全 (Perfect) Esperanto，這位朋友學習的時候，除了用書來做先生外，並沒有求過別人的幫助。他有一次寄給我一封信，裏頭夾了俄國盲人 Mr. V. Eroshenko 寄給他的信，這位俄人用 Esperanto 的助力，遊過歐洲，又用他一半的助力，跑到日本去，住了二年。後來又上 Siam 和 Burma 去，調查那邊盲人院的情形。

照這樣看來，要是學 Esperanto 沒有益處，恐怕不能夠令盲目的人不怕艱難，都來學他，然而各國盲人學他的多得很，不但是這種文字的文法，都用教

盲人的法子寫上來，如今已有許多有趣味的書，也照這樣寫起來了。

Esperanto 於商場中通行的證據，也有許多。讀者要是想知道詳細，可問倫敦的 Common Commercial Language Committee，由 Thos Cook & Co 轉交，便得了。

英國的郵務局，承認國內來往的電報可用 Esperanto。教育部又批准半夜學校，和實業學校可以加入 Esperanto。因為這樣的緣故，英國各學校加入的已經有了許多，日校也漸漸有加入的了。

千萬的學生，每週學一二時，學上幾週，便能說得很流利，且和各國的人士通信，有許多學生沒有機會學一種外國語，而能學了 Esperanto，難道是不好嗎？所以我很盼望各文明的政府，將他加入學校的必修科。那麼，世界聯合，就成了真事實，不是從前的夢想了。

至於 Esperanto 教員的問題，簡直沒有什麼多大的困難。因為受過教育的人，祇要費幾個月的工夫——快的幾週的工夫——現在的教員，就可以教授他的學生了。

大戰爭的時候，各交戰國軍隊裏頭，也有許多 Esperantistoj，他們說：用這種言語和那被獲的外國囚虜談話，很有趣味。囚虜裏頭的軍民，也設種種的進行，來傳播 Esperanto。紅十字會和醫院一類的事情，要是能夠採用這種言語，更爲利便了。

這篇文章，將 Esperanto 有用的地方說得很透澈。但是反對的人，恐怕又要加上『賣藥誇藥靈』的罪名了。我翻譯這篇文章的意思，不過想證明歐洲五百人中，至少總有幾個人贊成 Esperanto。

我講 Esperanto 之外，還有一個問題，想請大家注意。現在社會的不自然

生活可算達到了極點。法律一面褒獎貞節，一面又特准賣淫。倫理上天天講什麼人道，而軍隊天天在那裏殺人。我有一個朋友從山西來，告訴我：鄉間有一個婦人，犯了姦案，那個男人毫沒有吃苦，獨將那個婦人釘上了十字架！還有那官場，現在仍是把他個所殺的人頭懸在城上！這是什麼世界！北京後門常常有戴紅頂子的大官，坐着馬車，在那裏跑；下雪的時候，有許多赤着腳的窮人，在那裏叫苦。這又是什麼世界！香港同廣州不過差幾百里路，而香港十年中從沒有將人鎗斃的事情，廣州的東郊場差不多天天有死人的慘聲。龍濟光督粵時，稍有革命黨嫌疑的人，馬上就將他打死。我有幾位同學，也在這時期中死了，令我們真是『敢怒而不敢言』。這又是什麼世界！

人類的歷史，不過數千年，與那地球相比較，真是『不可以道里計』。但此數千年中的進化，我終覺得太慢了。若是要促進世界的進化，脫離了現在的矛

盾生活，使那什麼復辟，什麼拳匪，永遠不能復發，我以為最好是大家坐着摩托車往前跑，這一架摩托車是什麼？現代思潮就是了。現代思潮在文學上，發而為託爾斯泰的小說，發而為易卜生的戲劇，在科學上發而為克魯泡特金的互助論；在事實上發而為俄德的革命，俄德的革命，上海的大報紙，都大驚小怪。其實不過要人人做工，回復正當的生活罷了。『勞働神聖』已為經濟學上重要的格言，那十人中有九個不做工得食的人類，要快醒了！貴誌第五卷五號，有蔡子民先生的勞工神聖，李守常先生的 Bolshevism 的勝利，我以為很能代表現代的思潮。我所以很望新青年的讀者，注意注意。這架摩托車，雖不是我們自己造的，又何妨坐上去，向進化線上趕快跑呢？我的鄙見是這樣，不知先生以為對不對？

凌霜。二月七日。

三六 復談 Esperanto

錢玄同

凌霜先生：

先生所講的話，我句句都贊成，將 Esperanto 加入學校課程之中，我是和先生，吳先生的意見一樣。新青年第三卷第四號裏，我有給陳獨秀先生的一封信，就講過這話；陳先生也很以爲然。不料此議甫出，就遭陶孟和先生的反對，於是四卷五卷之中，爲了 Esperanto 的問題，彼此辨論的話愈說愈多，陳先生說是「諸君討論世界語，每每出於問題自身以外，不於 Esperanto 內容價值上下評判，而說閒話，鬧閒氣，」實在是有這樣的情形。我現在也不願意再來和反對黨鬧那些無謂的辨難駁詰。但我自己是信人類該有公共語言的，這公共語言，是已有許多人製造過許多種的，這許多種之中，在今日比較上最優良者，是 Esperanto，所以我現在便承認 Esperanto 爲人類的公共語言，中國人也是人

類之一，自然就該提倡人類的公共語言。還有一層，歐洲各國的國語和 *Esperanto* 相差不甚遠，就是慢慢的提倡，還不妨事。若中國則自己的語言文字太艱深了，太陳舊了，決決不合於新世界之用，所以中國人更該竭力提倡 *Esperanto*。拿一近似的事來做比例，現在中國該用國語來做文章，用國音來講國語，那北方的聲音語言，本來較為普通，和國音國語相差不甚遠，到慢慢的提倡國音國語，還不妨事。若江浙和閩廣，則土音方言，至為奇特，不能行遠使用，那就非趕緊提倡國音國語不可了。

我的意思以爲我們主張 *Esperanto* 的人，應該自己趕緊學 *Esperanto*，勸人趕緊學 *Esperanto*，自己學好了，該去教別人；學的人漸漸的多起來，則中國知道 *Esperanto* 的好處的人也漸漸的多起來了。到那時候，提倡議要把 *Esperanto* 加入學校課程之中，想來也不是什麼難事了。——請看，三年前中國

人對於白話文學的觀念是怎樣；現在又是怎樣，這就可以做個比例——但一面介紹 Esperanto 的書籍雜誌，也是很要緊的事；若單說「學了可以和各國人交換明信片」的話，那是不中用的。至於有人說這是「假文字」，「這是私造的符號」等之於「參茸戒烟丸」或「戒烟梅花參片」，我們可以不必和他辨論，照着劉半農先生的「作揖主義」去對付他，就是最經濟的辦法。

錢玄同。一九一九，二一〇。

三七 談工廠主劇本*

陳翔鶴

半梅先生：

今夜病不能安眠，起來開燈，重讀先生的試用劇本工廠主。在夜深腦靜時讀了，所得的印象尤深。但同時的同情淚和警惕情，又不禁迸心而出了；寫至此時，心房中猶如受重傷，動跳不已。

先生此劇以熱烈的情感並藝術的手腕描寫出之，凡讀過者皆能領略得，無須我來瞎贊。不過我既愛先生熱情的藝術，也就不能自止住我幾句熱情的空話，並非敢言批評，不過被熱情沖動後的回想罷了。還望原諒原諒。

無論甚麼文學，要是其中不含有充分和熱烈的情感者，絕不會稱爲優美的，並且也從不會感動人，使人得一種印象。文學作品而不會感動人，也不會稱之爲文學了。簡切言之，就是無情感的也不能算叫文學。

情感雖是文學中最重要部分，但是做文章的人，又不免因爲太重於情感方面，反轉被情感蒙蔽了，（因爲文學大都是狂熱的情感者）反於實方面的事跡，不大留意，致使常有不合於「事實」之處發生。即我也是常常蹈這種弊病。先生這篇工廠主，我讀了之後，也覺有同樣的可討論處。現在且胡亂寫在下面，還望先生指教。

(一) 朱少朋郭景福這兩種人，世間上我很疑惑沒有。因為一個過於殘忍，一個過於仁愛，未免都太趨於極端了。並且如像郭景福這種極澈底覺悟的二人，中國此時還不會有，就有也不會如此太澈底。此對於描寫「人性」處，有可斟酌處。

(二) 朱朋介這種腐敗頑固的人，為何一旦肯將廠權慨然交他兒子？

(三) 少朋與明珠結婚，家中竟會不大加阻攔，他頑梗的父親，也豈肯許其自由？

(四) 明珠在郭景福家時，那夜的關係，描寫來尤不大近情。要經過許多手續，並且雙方都是有感覺的，如何韓明珠僅言「不知怎樣他的身體，已在我旁邊，我非常吃驚，除此我一點也不曉得了。」難道既有身體上的感觸，在一方面還有不知道呢？

以上都是些廢話，若有閑請回答幾句，無閑作罷罷。

還有一層，先生把一個極有知識，極有覺悟的（都是據劇中所見的）工人，描寫來對於女子如此陰險，如此殘毒，是甚麼意思？是不是刻畫情感的盲行和衝動？但此確又只關於野蠻的肉慾關係，並非情感，更說不上愛情。

若是先生把郭景福對韓明珠前後種種陰忍手段，當作描寫人類的『自私性』，那麼我就非常贊同；因為我承認人性中確含有一部分自私性。但這也是我非常痛恨和惋惜的。（限己，恨人，恨人性之不良。）

『無用的温情主義』和『反抗主義的反抗』究竟誰的不是呢？『温情主義』未嘗無用，不過在自私的郭景福看來，未免對他不_利。『反抗主義之反抗』更是使從前的惡人，（資不家）斷絕自新改善之道，更是可嘆！哈哈！我可癡了！說起小說家敬關羽恨曹操的話來了，請你不要見笑。

一九二一，八，二七，夜四鐘，陳翔鶴。

三八 復談工廠主劇本

徐半梅

翔鶴先生：

來信佩甚！國內的文學創作漸漸地多起來，而批評家卻是很少。有了創作沒有人來批評，那文學的發展自是較難。所以西洋的文學界端重批評。近來的文學作品很多，然大半止夠得翻閱一過而已。拙譯工廠主竟夠得上先生一讀再讀，實在榮幸極了！並且又能教先生在深夜帶了病起來將劇中種種缺憾寫出來告訴我，我的文字何幸竟得這樣一位知己！

我沒有答覆先生以前，有一句話須要向先生申明，這個劇本我是從久米正雄的原本翻譯過來的，我不過是做一個介紹人罷了。我因為要教中國人容易看些，所以把明子，什麼郎，什麼川，等名字改成中國人名；把三浦，東京，大坂等

地名改成中國地方。至於作者是否被感情所蒙蔽，不瞞先生說，我與先生一樣地不明白！譬如我們到大商店裏去買東西，他們的貨物並不是自己製造的，不過替工廠裏做一個販賣員而已。如果貨色不好，只能責他們選擇得不精，如果問他們爲什麼要這樣製造，那他們也講不出所以然來的。

我現在答覆先生也與這個意思彷彿。不過我卻不能自己承認是好商，用那種強詞奪理『出門不認貨』的論調來答覆先生。先生所懷疑的幾條，我從前也懷疑過，並且我比先生懷疑的地方還要多幾處。我既然對於這劇本有許多懷疑，那末爲什麼還要譯出來呢？因爲日本人自命近年來的新文學創作已能夠與歐洲各國的文學界並駕齊驅了。久米正雄等，日本人稱他們爲『有大抱負的戲曲家，創造的作品，使劇界生了極大的波動，增進演劇前途的光明。』（見宮島新三的日本文壇之現狀）這本工廠主就是久米正雄的代表著

作，批評家說他是：『有意義的劇曲，興味深長，使劇場受了相當的刺激。』我看見他們捧得他這樣高，所以特地譯出來給中國人看看，想教我國的批評界重新估定他的價值。我又恐在紙面上看了不好的劇本，到舞臺上去或能演成很有精采，所以又把他改了中國地名人名，務使他合於中國人的眼光，以便有人拿去實行。現在已有南高預備實演了，不久當有報告給我們的，那時我們再看他的結果如何吧。

半梅。

三九 談英國的學校

余家菊

舜生兄：

茲寄來道爾登制一文，乞查收。又致克仁一信，希轉交心理研究備忘錄，我又忽然覺得以暫不發表爲好，因爲這種根底太淺的東西，縱然總有些「言之

而中」的地方，可是未必果真功能補過。我校心理教師 Spearman，研究數十年，現將六十歲，今年才有第一次成部的著作出現，從前祇有零篇斷簡的東西在各雜誌上發表。可是其學說早已騰播全球。卽如講統計，人人必稱道 Spear-mans, foot-rule，講智慧，人人必知道 Thorndike 與 Spearman 之爲兩大勁敵。在分量上，他底著作不及 Thorndike 多，在質量上則恐與此相反。我有感於此，覺得我們以少做東西爲好。再者 Spearman 研究的記載，存諸實驗室中的成筐成篋，而其所發表的實不及十分之一二。不似我們之有所作就必定公表。所以我決計將備忘錄暫爲停寄，而另有一種回想錄（爲少年時代心理狀況之研究）則已決定始終不發表。不過你不要以我將從此擯棄一切不復作文了，那又不然。作文是生活上之一種變換，可以略減單調之苦，再我們之作文習慣已成，一下改不過來。我已決定爲少中叢書翻譯一本，就是 Spearman 剛出版

的 *Nature of intelligence & Principle of Cognition*。這本書在歷史上是居於承先啓後的地位，已自成爲一家言。他分析得極爲嚴密，而又於歷史上的學說一一加以批評，其學究氣象極深，而在又一方面，又極與實用有關，滿書都是智力測驗，因爲他本是智力測驗之大宗師。講智力測驗的常鬧笑話，不僅中國爲然，在英美亦復如此。此間常有人說 *Pitfalls of tests*，意爲測驗之暴潮，卽譏其粗疏也。我譯此書，是撮述其大要而不全譯亦不直譯。可是我必（1）嚴格地求合原意（2）嚴格地不遺要義（3）嚴格地保持其細密的分析。所去掉的地方，祇是細節，例如多數例證僅取其一，又如歷史上諸家學說一處祇譯其最著的。此外還有補插的地方，則全依講堂教授之筆記，所以適應中國人之需要也。中國之心理測驗方僅萌芽，我信此書於研究者之態度必能多所裨益。卷帙，我不希望大，以四萬字爲率，比原書僅及五分之一，暫定暑假中完卷，也許可以早成。

至若教育呢？近來很看了幾個學校，頗有所感。讓我謝謝你慫恿我來英之功。英國人作事之切實透澈，實令人欽倒。前天有位浙江人從美國來此，他因英語不甚熟利，要我陪去參觀。適逢春假已近，多被謝絕，祇看了兩個學校，他就大為讚歎，以為美國人不及遠甚。實在就形式上看，真是如江蘇某教育者之所云，連江蘇的學校也不及！可是就精神上看，則又當別論。他們教學澈底，程度甚高。譬如植物，各學生必親自試驗其試驗，又非是五分鐘即完了的，有一件試驗品繼續保存至四五年以上的，為證明進化論，學生親自所培植的東西有至八代以上的。又如植物之生長，對於光線，溫度，養素，水素，炭素等之關係，都為分析的實驗。——這真是科學的精神，然而要知道這是中學課程，又要知道他並不花費大宗的款項。所以我覺得根本的問題還是人材問題。在人材不足而要少數人材來做較大的事業時代，我相信還祇有編纂好教科書之一法。此等書之編

纂者，總要真正的受過各該科之方法的訓練的。在一部書上，處處能顯出研究的精神，能示人以研究的方法。無論提倡科學也好，提倡別種真學問也好，我信，這是一個最好的方法。你們現時正從事於中小教科書之編纂，不知已注意及此否？你們所收集的外國教科書，當必有與此相合的。

杜里舒，推士及麥柯爾到中國後，發生何種顯著的影響否？我總覺國內大學非有研究科不能提起研究的精神；有了研究科，這些少年教授們又不能擔負此責任，還祇有請外國教師之一法。現時他們請外人來是來宣傳的，不是來講學的。重興講學之風這件事是要緊的。可是中國學要中國人講，外國學還是找外國人來講的好。求能夠獨立講學，實在也非易事。

庚子賠款，前途頗為暗淡。日前羅素他們集會，大中華民國的代辦公使朱兆莘發表了一篇演說，主張用此款補助香港大學並在中部及北部各建設一

類似清華的學校或紡織學校，又可以津貼志在增進兩國友誼之各團體。他這篇談話，完全是迎合英國商人及政客底心理的，要英人幫助他即真公使的地位。同學聞之，莫不大憤，我們幾個曾作教員的人，就發表了一篇宣言，直斥朱兆莘不能代表中國教育界。又想做點通信宣布他底媚外情形。回頭一想，這些氣怎樣受得完，算了罷！即問近好。

弟家菊。

四〇 談政治運動

王光祈

舜生兄：

日前曾上一函，計已收到。頃讀我兄八月十一日致慕韓之信，對於弟之主張，頗有誤會之處。其實吾輩主張，本是根本相同，所有誤會，皆由文字意義含混所致。茲請再將弟等主張重述如下：

(一) 我們所反對之政治活動，其意義專限於『做現在的官吏議員』，此外一切政治活動，我們皆極贊成。

(二) 我們贊成革命運動，但是須分爲兩種進行，一種是武力的，一種是文化的，而且非先有充分預備工夫不可。

這便是我們的根本主張，去年我兄在南京會議，曾謂『現在三五零星加入政界是不成功的』，足見與我們第一種主張完全相同。其實做現在的官吏議員，亦不是一種絕對的壞事，不過我們爲社會分工起見，我們不幹那種勾當罷了。我們因爲要邀約一般同志專從社會方面用功夫，所以有結合團體之必要，至於做現在的官吏議員，儘管不是壞事，但是士各有志，殊不必與我們同在一塊兒鬼混，以淆亂我們『社會的社會改革』的旗幟。

關於革命運動的主張，亦全與我兄相同，前年弟致代英兄一信，中有一表，

言吾輩將來之進行，即主張武力革命與和平改造同時並行，我兄當能記憶。（此信已登少中，惟表未列出。）現在弟之主張，仍未絲毫變化，不過現在更重視預備工夫。

總之，不先在一般平民身上用一番深厚工夫，無論你從事政治活動，或是從事武力革命，皆是沒有基礎的，即或成功，亦不能持久的。我們因爲有這種迷信，所以我們要找一般與我們迷信相合的同志在一塊兒走，究竟看看我們這種迷信對不對。

假如我兄對於以上的話不加反對，那麼我們便應該劃出一個活動範圍，只要不違理論，不肯事實，我沒有不贊成的。前次學會問題號我列的那個表，本來是供參考的，可以大加改正。（下略）

弟光祈。十月二日。

四一 談到美後近況

叔愚

儒勉：

我到美後寄給你和老沈的明信片該早收到了。因爲此間校課頗忙，所以久沒有通信，但是我在國內所害的那「老不寫信的病」自從換吸新大陸的空氣以來卻是大好了！

你的近況怎樣好呵？我極願知道一些。我前次寫信去問衡如，方纔曉得你此刻的踪跡。我很希望你抽點工夫寫幾句話給我。

我和東美，嘯仙，衡如等都時常通信。現在此間選修「鄉村教育」「農民心理」「市鄉自治」及「教育原理」等四學程。夏間擬轉學到哥倫比亞師範院專攻鄉村教育一門。不過我的經濟不大充裕，哥校的費用較爲繁重，究竟能否達此「希望」，還不敢一定。

我在這裏，極力節儉，每天不到外面去「吃飯」，祇在「家內」飲牛乳，啖麵包，雖然覺得清苦些，卻是面目反較在國內時稍胖，這或者是食品內的滋養料還豐富的緣故罷。

此刻我還抽些工夫譯書。所譯的是一本關於鄉村教育的名著，說理切實適用，很有介紹的必要。祇是餘晷無多，所以進步很慢。現在纔譯就四分之一，我希望夏間可以脫稿呢。

軍人、政客，都是「一邱之貉」，沒有一個好東西！寡廉鮮恥，出盡了人類的醜！蔡先生悲憤辭職，有人說他「鹵莽」，有人原諒他，說他「有不得已之苦衷，早已懷着去志」。但是我想無論如何，他那精神上必感受極大的苦痛！光祈諸人不管政治的論調，我近來很有些懷疑！

因爲「庸醫殺人」，我們就不可再去行醫，甚至連公共衛生都不可講了。

——這不等於因噎廢食麼？我也不是主張大家都去「以醫爲業」。祇是人人要求得衛生常識，然後進一步大家去做那「公共衛生運動」。社會上各個分子都當參加這種運動。少年中國學會的會員也是社會的一分子，所以也不能「自外」。少年中國學會的會員並不是一種特殊資格——或是說「特殊階級」——也不是造成一百幾十個人的「少年中國」去「聊以自娛」。照我個人的意見看起來，如果真要創造「少年中國」是要——雖不能說全體各個分子都包括在內——也要大多數的「良民」都充滿「少年中國」的精神，纔能算數。這樣說起來，我們就應該把那標準說得「簡易」一些，然後和大多數的民衆去合作。或是大多數的民衆已經有了「切實簡易而高尚的」目標，我們就當去參加。

但是那「全體動員令」的一說，我也很反對。因爲一百幾十個人的動員

令不能動得「惡人」的毫末！我願大多數的民衆「行使主權」的時候——我不叫這個爲革命——我們各個都以「平民」的資格去參加。

我很想作篇文在「少年中國」發表，祇是總不得工夫。我希望你很嚴刻的批評我這論調。

此刻已經十二點鐘了，我們再譚罷。敬祝進步！

叔愚。十二，二十二，二十三夜。

四二 談改良新劇

秦寶鑫

記者：

我國的真的新劇，還在萌芽時代，我們應當一方面改造原有的新劇，一方面建設真的新劇。戲劇雜誌，是一個極好的導師，已經有幾位先生發表過舞臺上所謂發議論的不是，說得很好，我也不量自己的力，也來說說。我把舞臺上所

謂的發議論，解釋一下，我自己不知道對不對；改造的方法，也申說一下，我自己也不知可行不可行。

發議論一樁事情，在現今上海的舞臺裏，認爲極重要，而有許多學生演劇，也仿照他們去做。發議論的解釋，就是一個人走到舞臺前方，向大眾背幾句成語，講幾句罵人的話，博臺下的掌聲，其實一點也沒有意思。因爲這掌聲是暫時的，試問究竟能夠感化人嗎？講的話是毫無次序的，說他是演說嗎？這種不是好的演說。假定說得好，那末戲劇應當愈近真愈好，也用不到似瘋非瘋的行爲和言語。說得好一點兒，這種宣讀詔書，和教誨觀衆，罵人罵己的話，舞臺上是用不到的。說得不客氣一點兒，簡直是瘋犬狂吠，舞臺上是用不到的！照現在觀衆的心理，卻歡喜這種發議論的角色，所以舞臺爲了孔方兄的面上，就認爲重要的事情，把這樣的發議論，當作不可以少的了；而舞臺老板爲了營業起見，更重視

這般善發議論的角色。

我想把要發的議論，使他有很好的意思和次序，在談話中發表出來。倘使演的是會場的情形，那就可以借此大發揮了。倘使單一個人，或者沒有機會在談話中發表，那末，怎麼是好呢？舞臺上所說的話，一種是代言語，一種是代表思想，因為思想不易發表，有時用言語代表。發議論的議論，我們可以當做一種思想，用言語代表，還可以講得過去；不過走到舞臺口，向觀眾說幾句毫無次序的話，終是不對的，應當作思想狀態，自言自語，說幾句很有次序和有價值的話來代表他的思想，而且能表示喜怒哀樂等很好的表情。這樣好像可以合于情理些。舞臺上所盛行的發議論，是不好的，但也不能完全怪他們，因為過渡時代，少創造劇本的著作家，缺乏完善的劇本，所以有這不合理的結果。我希望舞臺裏改革他，學生演劇更不要仿效他！

我對於戲劇，是毫無研究的，照上述的辦法，究竟是行不行，還要請指教哩！

秦寶鑫

四三 復談改良新劇

汪優游

寶鑫先生：

站在舞臺上對觀衆發言論，果然是極不合情理的事，但是因爲要表現感情而一個人在臺上自言自語，這也未必一定是對的。獨白究竟在我們日常生活中有沒有，這很容易試驗的。你無事的時候，一個人坐在房裏說一大套話，如被旁人聽見，他們一定要當你是發神經病了。

我國舊劇的『背躬』、『上場詩』、『下場對』、『通名字』、『表白』……這些東西都因爲編戲的人貪省事，照着老格式填說白，想不出新花樣來，表明登場人的來歷和感想，所以舊戲登場都是千篇一律的。例如京戲中的『起

『起霸』的戲都是一樣，所以編戲的人只消對演員說一句『起霸上』他們就不管三七二十一，『殺氣沖霄起來』了。新劇家的對臺下發言論，這或者是關些生活問題在內。因為發了言論可以得一般豬頭三的掌聲；外行老板聽臺下掌聲的多寡，定演員的包銀的多少，所以那般『激烈派老生』，『時髦些的』取日報上的時評做材料，胡亂說幾句以博掌聲，不中用些的朋友將別人發過的言論（以能得掌聲的爲貴）記下來抄寫在袖珍簿上，每日到臺上輪流地發，裝得上裝不上是不管的。學生演劇既然不想騙包銀，大可以不必去騙掌聲啊。學生編的劇本，總可以想些新方法來表明劇中人的來歷和感想，不致于去抄襲舊劇的『殺氣沖霄』和『待我思忖回話』的笨法吧。

獨白代表思想，這也是不得已的法子，因爲『自言自語』作思想狀態，說幾

句很有次序和有價值的話，』這與對臺下人說話猶之五十步笑百步。在舞臺上開會演說，也是最乏味的事，好的劇本似乎不大有此。寶鑫先生提出的兩個改造獨白的方法，都是對於一般無劇本演戲者的說話，我相信編得好的劇本，總不致於有表現不出的思想而需用獨白和演說來做代表的。

我與秦先生談論獨白，想起劇本問題來了。我一向嫌西洋寫實派劇本的情節太冷淡，不合於現在中國舞臺的排演，所以主張絕對摹倣寫實劇本，不是創造新劇的救急方法，很想找幾種合乎西洋社會心理的劇本做參考。後來見宋春舫先生譯的臘皮虛的趣劇兩個都是膽小的人，又大大地失望。因為這本戲裏的獨白與中國舊劇一樣多，並且知道西洋演劇家的打背躬本領，比中國戲子還高上幾倍咧。中國舊劇的表心事打背躬還要擋一擋自己的袖子，給看客一個暗示，西洋人竟能公然對臺下說話不怕同場人聽見。這個膽子不比中國

國人更大嗎？看了這個，我們應當要有這樣一種覺悟：

欲倡造中國新劇，須中國人自己想出法子來編成合於中國人眼光的劇本。那般西洋劇本祇能做我們編劇的參考品，要想拿來實用是靠不住的。

優游

四四 談自己的思想

吳敬恆

季陶先生。先生青天白日的好模樣。天天留在我腦影中。久沒有寫信請安。因爲先生是摩頂放踵的救世。我們卻躲在海邊上享福。明曉得是一種變相的腐敗。見不得朋友。所以亦就不敢有什麼告訴左右。略想先生終是恕我。你們的星期評論。真是現在許多明星中一個尤光亮的。正真慈悲。本是先生的常度。年來普渡衆生的道念越深。再把公平加到十二分圓滿。這個極光亮的明星。真是橫在太空裏的慈航了。先生容許我。有什麼話。亦可借你們紙角。說上幾句。但是我配

說什麼話呢。我敢說什麼話呢。學理是沒有學去講。時事。我同一位張先生約過不講。那不講的意思。沒有別的。社會譬如一個會場。我覺得我的（亦還有張先生的）一點鬼意思。別人已經都領教了。若只管一桶水倒來倒去。別人儘可要求簡單發言。另讓別的會員繼續陳述。否則徒然擾亂會場。這是相當的道德。不是放棄責任。必定要拿出拋擲墨壺。打脫眼鏡的氣概。刺刺不休。非吁着不肯停嘴。那就難爲人咯。這是我勸別人。且勸我自己的本意。亦就盼望先生們老不做聲了半天。心氣清明的換一副精神講講。會場纔有意興。我告訴溥泉先生。我要做兵官。不是憤言。亦不是戲言。先生說我心裏決不想做。何以見得呢。這反正無關學理。亦不是時事。我就將我的意思告訴先生。我想做的兵官。決不至於退化到那種程度。妬忌軍閥的萬能。亦要擁着幾萬叫化子。吐一口氣。亦何至像時人想像中之護法偉人。簡單止是佔起地盤。叫人知道你有舊勢力。我亦有新勢力。

有你亦有我。却更不是說。世上止是一個強權的變相。沒有公理。亦漫不是要武力解決。如普通革命家之口頭禪。要驅除魔鬼淨盡。又不是這麼這麼。那樣那樣。種種想做兵官的老觀念。我所想做的兵官。是想做晚間街坊上更夫。寺院山門口的韋陀。平淡無奇。正是幾千年來。但聽說。不照做。叫做衛國衛民的兵官。拿新名詞來說。可說。衛公理的兵官。我一面想做。並不與公理有甚衝突。況且同反對軍國主義。是並行不悖。不是想插着白翎。掛起指揮刀。像煞有價事。借服從。壓着幾萬叫化子的奴隸。做他威武的器具。叫至好朋友。見了我的莊嚴。亦不寒而慄。我止想約着幾萬心願相同的朋友。組織一個堂堂正正的更夫團。韋陀隊來。兵器是用最精良的。兵法是講最新式的。士卒是不消說得同甘苦的。我的兵官。就是這麼一回事。這就是法國反對軍國主義倡始家愛爾衛前年從軍的意思。把世界上的變相威廉第二。必要抵抗。請他失敗的。甚麼五大國。甚麼戰

敗國和約是不願與聞的。因為愛爾爾衛默認五大國。默認戰敗國和約。所以我要做兵官。繼續愛爾爾衛的責任。這是我一向想做的兵官。我心裏想做。什麼到底做不成呢。就是要想做這種兵官。我願意同他做的朋友。都只有一把裁紙刀。簡直不中用。要合那有機關鎗的人去做。先要運動。欺誑。拉攏。迎合。委曲。用盡種種工夫。把我自己製造。恐怕我沒有成功。我理想上的兵官。早已成了一個像煞有價事的兵官。不但少了一個冬烘先生。反添了一個吃肉朋友。先生。那裏有我理想上的兵官。我心裏會不想做的麼。那裏會沒有這種兵官。公理有保障的麼。那威廉第二變相的五大國。能把紙片兒請他斂威的麼。紙片兒。亦不過招募這種兵官。契約這種兵官。有了這種兵官。纔把五大國的公理。又進一層。變成世界公理。先生你吩咐我們這麼辦罷。

敬 恒六月二十五日

又請先生在什麼時候。看見中山先生。謝謝他賜我的學說。開通了我許多。早晚教科書。總要到了學年。纔肯畢業的。反正不嫌遲。大家畢業了。「知」了。中山先生的道。還是自在流行。不久我就回上海。當面再去謝他。當面再暢快的受先生的教。

四五 談旅中狀況

君 怡

舜生兄：

在三個多月前讀着你給幼樁他們的一封信，讀得很快活。我近來也好久沒有和你們通信了，所以今天這封信似乎不能再緩了。

我自從出國到現在，始終還是在學校裏讀書。就是去年夏天總算到鐸爾益（在來因區域，現爲法軍所佔）去實習了兩個月。今年夏天並沒有去實習；第一因爲實習的機會找不到，第二有許多功課須預備和溫習。我在此間工大

補課，已快滿兩年，課也快補完了，完結的時候，還有幾場考試，所以不能不預備一下。

此地學校在戰前的時候，向來一到寒暑假，便有許多的修業旅行，由各科教授領了出去。自從戰後生活物價什麼都貴，所以也就沒有人來發起。不期這一次我們土木科裏，竟有人提議，也竟不料醞釀了三四個月，竟成了事實。噫，這是何等有趣呀！

這一次我的運氣真好，居然能讓我加入旅行，（外人參加，須經領袖許可。）看見了許多平常禁止外人參觀的東西。我們全體一共四十五人，七月二十號由德蘭詩頓動身，當晚到巴燕的首都——明星，——就隨隨便便的在那邊一個汽車棧裏睡了一覺。第二天一早便出去參觀。這一次參觀的，一大半都是水力廠。工程之大，要不是我親見，再也不會相信，再也不會想到德國人在這種時候，

還有這樣的能力。

我每逢寒暑假，總要到幾個生地方跑跑。近來越發覺得多跑多看的功效了。如果去年不到來因區域跑一趟，便決不會想到戰後德國人那種吃苦的情形。今年若沒有這次修業旅行，便再也看不到德國人現在的努力。我記得努力某期裏曾有一篇宗淹君論羅爾問題的文章，他的論斷，見解，都不能不說是很精確。他曾指出德國的前途是十分悲觀的，消極的抵制是不能永久的，這都是很不錯的話，就是德國人也都自己知道。但是德國人就讓他往悲觀的路上走，不去挽救不成，當然他們是要設法挽救的。

凡爾塞和約以後德國失去了五分之二的煤，他是一個工業國，煤便是他的命脈，現在煤沒有了，工業卻仍舊不能不想法子維持，於是乎就想到了一種天然能力，這便是水的利用。

水果然到處都有，但是要利用他却真不容易。第一水量須充分，第二水之斜度須大，第三地位須適宜。這三個條件如都能滿足，那建設一個水力廠，便毫不費事。但是實際上再也不會有的。不是斜度小，便是地位不好。如果發現了這種情形，便得用人力來救正他。我這一次看的許多水力廠，大都造了運河，把水從山裏引了出來，一直引到水力廠所在的地方。運河都很長，一百里或二百里不等。明明有一條河在那裏，却不去用，而來造這條貴而且難的運河。這不是西洋人有意顯他的本領，就因為舊河的斜度不合用的緣故。

人造的運河就不然。河底的斜度，河身的大小，可以隨人的意思來做。我們要他流多快便多快。這些運河全身都是用三和土造成，爲的也是叫水流得快些的意思。這種工程，總要比鐵路大好多倍，看來如何不叫人歎服。

每個水力廠的建設費，都在一萬萬至二萬萬金馬克之間。（國幣一萬萬

元左右)錢果然是花得很多的,但是將來造成以後,除了幾個維持費以外,却不用花一個錢了。我曾看了一個已經完工的水廠,跑到廠裏,只見幾架鉅大無倫的機器,在那裏終日不停的轉,一個工人,如像無事一般的在那裏踱來踱去,真簡單,真便利。水力廠的好處,就在乎水是終年有的,而又不用花錢,這真是一勞永逸的計畫呀!

巴燕(德國南方的一個聯邦)有將所有鐵路電氣化的一個計畫,所以現在興工中的水力廠,即就我所見而論,已經不下七八起。此外許多工廠也都改用水來為製電的原力。這就是德國工業求脫煤力束縛的一個明證。將來這些廠造成以後,我想德國的工業,必定要大大改觀。那時節不知法國人又將想什麼法子來對付他,難道又串一會羅爾的把戲嗎?

德國的現狀是十分可悲的,這是我承認的。若說前途絕無希望,我却不甚

相信。譬如巴燕在從前本來沒有什麼工業，現在却漸漸興盛起來了。他那種以水力來抵制的方法，我想非但能持久，並且能調和他國內經濟的困難。不過儘管德國的前途不悲觀，但是歐洲全局的前途，却是免不了用悲觀兩字來包括的。仇視報復的政策，將永遠同水的作用一般的循環下去。所以宗淹君最後一層的論斷，我又非常贊同的。

至於說到我們這一次的旅行，實在真有意思。我們在路上一共十二日，參觀了二十幾處的工程。坐車子以外，徒步走了五百多里的路。有好些地方，本來可以坐車子的，也因為要省錢，就只有用腳來跑了。如果路太遠了，不得不坐車子的時節，坐的也總是四等車。就是一路同我們同走的教授，也是如此。這種地方，真叫人感動。又因為食宿都無定處，所以乾糧行李，都得隨身攜帶，好像行軍一般。十二天之中，不曾好好在牀上睡過一次，不是地板上，就是草堆裏。這種生

活，在我可算第一次，然而却有許多特別的意思。

我身上背的旅行袋，重有二十來斤，有時節還須背過山去，真是有點吃力。然而竟能對付得下來，連幾個教授都說不會想到，我自己不用說，當然是很高興的了。近來德國生活品日見缺乏，就在鄉間，也是如此。有幾次乾糧告罄，啃幾塊黑麵包，喝杯把清水，也就算一頓飯。說起來似乎很吃苦，然而身當其境的人，只覺得他有趣。

近來德國的情形，越發糟了。牛油一磅，要賣一百多萬馬克。尋常在飯館裏吃一頓飯，一湯一菜也得花上五十幾萬。這一次馬克跌得確是兇猛，恐怕連俄國的羅布，都快趕上了。奧國現在反而比德國好得多，一個克崙反可以換五十幾個馬克。也因為奧國已是不足有為，無重輕於世，所以協約還肯來維持他。像德國現在的情形，據我看來，要靠自己的力量把這個破爛的局面挽救過來，恐

怕是很吃力而且很困難的。我們在這裏讀書，常常因為這種經濟上非常的變動，也是很不安。最可怕現在有了錢還會買不到吃的東西，這怎麼叫人不恐慌？

這封信寫到一半的時候，忽然接到若愚兄從柏林寄來的一張明信片。據說昨天接到你的信，並且帶了一個愚生兄去世的消息來，我看了幾乎要哭出來。愚生兄是我在同志中最難得的一個知己，他待我真好，他那種真情的流露，使我永遠不會忘記。他還約我將來回去一同到四川去，好幫助他所提倡的造路事業，那知道我這一出來，不能再同他見面了。

我寫到此地，我不能不很誠懇的希望一般我所敬愛的同志們，須要着實注意他的身體纔好。我的身體並不壞，但是前幾天我還接到我的舅舅的一封信，他信內說道：「愚以爲凡百皆空，有好身手，有好志氣，端要好體格，乃有作爲。」

甥體素佳，似宜有更進一步之珍重。」這幾句話，我要移贈一般的同志。希望體質素弱的，多多注意；體質強健的，作更進一步之珍重。

好了！信也寫得不短了。結束一句話：就是希望我們大家注意自己的體育要緊。敬問你和一切國內同人好！

弟怡，德蘭詩頓十二，八十八。

四六 談詩

宗白華

沫若兄：

你的鳳凰正還在翱翔空際，你的天狗又奔騰而至了。你這首詩的內容深意我想用 *Pantheistische Inspiration* 的名目來表寫，不知道對不對？你的自然環境我羨慕極了。我在這裏，既沒有自然的美可接近，又不能深入社會的中心，窺人性的表現，又沒有什麼朋友來往，真有點煩悶，祇還有拿文學名著來翻讀，

昨天也把 Eckhard 讀了一遍，很愉快，他那段描寫的 Resignation，給了我一種解放超脫的安寧。我現在也正渴想到一個寥無人跡的森林中去，懺悔以前種種無意識的過分的熱望，再來專心做一種穩健的適宜的狹小而有實效的小事業。（我又讀了 I. Frenssen's Volon Uhe，也極好。你看過麼？我現在極愛讀這類小說，因他給我們一個正確的人生觀。）我今天又偶然翻 Faust 來瀏覽，他那 Prologim. Himmel 真好極了。你願意把他譯出來麼？可試驗一下。若譯了出來就好極了。我預備做的「哥德人生觀與宇宙觀」真不容易，還不曉得怎樣下筆，我這裏又沒有什麼書參考，全靠我的直覺，及在 Faust 同他的小傳自傳中搜集證據，所以能夠做出一個什麼東西，還不得而知呢！

你的鳳歌真雄麗，你的詩是以哲理做骨子，所以意味濃厚。不像現在有許多新詩一讀過後便索然無味了。所以白話詩尤其重在思想意境及真實的情

緒，因爲沒有詞藻來粉飾他。我現在這裏德文書籍極少，不知日本已有新書到否？我很想多買些哲學科學文學藝術的書，請你替我留意一下，看見有可買讀的書，就告訴我來買，不過福岡那裏恐怕也不能調查得多少了。夜深了，再談！

白華九，一七。

四七 談譯詩

郭沫若

白華兄：

壽昌兄的信，我已經回復了。你前函說：你看了我的舊詩，我的身世令你淒然。你說「更不忍再談他了。」你雖然如是說，我卻不能不把我來告白個乾淨。不然，我總覺欺了你，也自覺欺了我自己。你將來定會有失望的一天，我將來也不免又要另添一番悔恨。所以我把復壽昌兄的信也寄上來請你過目。

我譯就了 Prolog im Himmel 之後，我順便也把 Zueignung (題辭) 譯

了出來。他這首詩最足以表示我現在這一俄頃的心理。

昔年間曾現在我朦朧眼中的幻影，

於今又來相近。

難道說我今回會將你們把定？

我覺着我的心兒還傾向在那樣的夢境？

你們逼迫着我的胸襟，你們請！

你們儘可得雲裏霧裏地在我周圍飛騰！

我的心旌感覺着青年時代的搖震，

環繞着你們行列的神風又來搖震我的心旌。

你們帶着些幸福時代的寫生，

和些可愛的虛像一並來呈；

初戀的鍾情，初交的友誼，

好像是一半忘了的古話一般模稜；

苦痛更新，

重訴說生涯中走錯了的迷途邪徑，

重提起那被那幸福的良辰欺騙了的善人名，

這些善人已從我眼前消盡。



聽過我前部的靈魂，

聽不到我後部的歌詠；

往日的歡會已離分，

消失了呀，啊！是當年的共鳴。

我的歌詞唱給那未知的人羣聽，

他們的讚聲適足使我心兒疼，

喜聽過我歌詞的友人，

縱使還在，已迷散在世界的中心。

莊靜森嚴的靈境早已忘情，

那種景仰的至誠又來捉着我的胸襟，

我幽渺的歌詞一聲聲搖曳不定，

好像是埃勿魯時琴絃上流出的哀音，

我戰慄難任，眼淚連連迸，

我硬化了的寸心覺着和而嫩；

我所現有的已自遙遙相印，

彼已消失的也來爲我現形。

我讀他這首詩感受着無限的 *Resignation* 的情緒。你那讀 *Elkhard* 的感想，簡直是替我說了話呢！我所忘不了的便是過去，我日前有首「歎逝」一詩是：

(一)

淚眼朦朧的太陽，

愁眉不展的天宇，

可是恨冬日要別離？

可是恨青陽久不至？

(17)

岸舟中睡的那位灰色的少年，
可不是我的身體？

一卷海涅 Heine 詩集的袖珍，
掩着他的面孔深深地。

(三)

海潮兒的聲音低低起，
好像是在替他歎，
好像是在替他訴語，
引起了無限的情緒。

(四)

他不恨冬日要別離，

他不恨青陽久不至，

他只恨錯誤了的青春，

永遠歸了過去！

你所需要的德文書籍，我此後當替你調查。我看你最好的是把你喜讀的書名開來，書肆裏有時，我便替你照買；沒有時我可託「丸善」直接到德國定購。你以為如何？

我還有一件要請求你的事情。你前函說報館要與我匯墨洋若干來，不知道是甚麼名義。是給我的報酬麼？我寄上的東西，沒一件可有當受報酬的價值的。我的本心也原莫有想受報酬的意志。白華兄！你若愛我時，你若不鄙我這惡品罪隨時，我望你替我把成議取消，免使我多覺慚愧罷！

最近學燈欄中仲蘇君的「問心」一詩最好，好像是向着我的心兒在問的一般。

創化論我早已讀完了。我看柏格森的思想，很有些是從哥德脫胎來的。凡爲藝術家的人，我看最容易傾向到他那「生之哲學」方面去。

沫若九二，一五。

四八 談中國文法書

錢玄同

時敏兄鑒：

半年以來，新青年社中收到的通信，非常之多；致將足下此信積壓了許久，到現在方才登出，抱歉得很。

來信所論中國人對於本國文字，應該講求文法，這話很對很對。馬氏文通這部書，雖然不能說他盡善盡美，但是在中國近年的出版界上，實可稱爲『空

前的好書』在滿清未亡之時，一班所謂教育家者，雖然不懂什麼叫做文法，卻也還不敢反對講文法；自己嫌文通太深，看不懂，也還看看日本兒島獻吉郎所著的漢文典之類；所以如章行嚴的中等國文典，和戴懋哉的國文典之類，也還出了一兩種。不料民國成立以來，因為他們所謂『暴徒』也者，偶然吃了幾個月安逸飯，以致一班遺老，『遺少』名士，國粹家，大文豪氣得『三尸神炸，七竅生煙』，大倡復古之論，恨不得立時三刻把戊戌到辛亥十五年間發生的一點『新』萌芽『芟夷蘊崇，勿使能殖』，方才遂了他們的心，出了他們的氣。首先復古的東西，便是文學，所以什麼樓的『文鈔』，什麼書的『文粹』，什麼書的『精華』之類，層出不窮，但是教育部所定的中學課程，卻有『文法』和『修辭學』，於是又想出一個『拔彼趙職，宏我漢京』的辦法，刻文學津梁等書，拿那什麼『神理氣味』之類算做文法，或拿『文成法立』，『文無定法』的

話來說『這是中國的文法』這些議論，大概研究國文的人，最容易上他的當。足下學國文而能燭其隱，斥其謬，這真是很有見識。我願足下的同學，也都和足下一樣，研究適用於現代的新國文，不要再爲三千年來舊國文所惑，這便是我的大希望！

新國文不單是講求文法就完事的，應該改良的地方很多。近來北京大學學生出了一種新潮雜誌，第二期中有傅孟真君所撰『怎樣做白話文？』一文，主張『歐化的中國文』。我覺得他的持論，極爲精當，願介紹給足下等，做一個改良國文的參考品。

至於白話文學自從新青年提倡以來，還沒有見到多大的效果，這自然是實情。但我以爲可以不必悲觀，多大的效果雖沒有見到，但小小的感動，也不能說絕無。就使絕無絲毫影響，我們還是要竭力進行。我們但本於自己所已見到

的真理，盡力鼓吹，盡力建設，用「愚公移山」的方法去做，必有達到目的之一日。不要自餒！不要灰心！人家殺我，是殺不了的；自餒，灰心，便是自殺，自殺便完了。所以我希望我們新青年同人不要自餒，灰心，更希望足下不要自餒，灰心！

足下所問：「究竟是規定一種白話去統一國語呢，還是統一之後再用白話呢？」這個問題，若叫我來回答，我是贊同胡適之先生的主張的。胡先生的話，請看新青年四卷四號第二九三——二九六頁，茲不贅列。

錢玄同。一九一九，二四。

四九 談姚叔節文

錢玄同

S F 君：——

來信讀悉。承示姚氏之文，謝謝。

足下要本誌仿照罵王敬軒的前例，痛痛的罵姚叔節一頓；在記者看來，以

爲不該罵他。因爲王敬軒對於文學，滿紙都是陳獨秀先生所謂『閉眼胡說』，所以唯有痛罵之一法；若姚氏此文，其發揮經義，頗爲精當，竟把孔教的壞處完全顯出，我們主張推翻孔教，此文頗可爲間接之幫助；我們如何可以罵他呢？

我將此文看了一遍，更恍然於共和與孔經是絕對不能並存的東西，如其要保全中華民國，惟有將自來的什麼三綱，五倫，禮樂，政刑，歷史，文字『棄如土苴』，如其要保全自來的什麼三綱，五倫，禮樂，政刑，歷史，文字，惟有請愛親覺羅溥儀復辟，或請袁世凱……稱帝爲什麼呢？因爲『綱者，領衆目之稱；』三綱之設，『所以定民志；』昌黎云，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最得君臣之本義；』又『立喪服以統五倫；』於父子兄弟，有宗法焉；』又有『士相見』之禮，行禮之人，『嚴恭儼恪，可以束筋骸，收逸志；』禮樂既立，乃爲政刑以行之，聖王之政刑，悉本於法，誠以政刑者，所以行吾此吾字須特別注意教也，政行

吾教，有不率教者，從而刑之。』至於用甲兵，亦本乎教。——凡此種種，與共和國的制度無一不相反背。共和國以民爲主體，所謂『總統』，所謂『各部各省官長』，都是國民的公僕，他決沒有『領』國民的資格。國民既是主體，所以法律是國民自己定的，沒有什麼『君』可以來『出』令，沒有什麼『聖王』可以來『行吾教』，更沒有對於『不率吾教』的人可以『從而刑之』的道理。國民定了法律以後，大家互相遵守，國民所『志』，凡在法律範圍以內，都是正當的，斷斷沒有別人可以來『定民志』或『收逸志』。韓愈之論君臣，因爲他『最得君臣之本義』，所以到了現在共和時代，惟有將他的話也『棄如土苴』之一法。此外如父母老病死了，做兒子的說是自己『罪孽深重，不自殞滅』的緣故，戴起『無常鬼』的高帽，穿了又袋布的粗衣，腰裏束上一條草繩，腳上套着一雙草鞋，睡在草薦上，拿泥塊做枕頭；又如『士』去見『士』，手裏要

拿了一只打死了的野鷄，在人家門口麻煩了好半天，於是主人出來迎接，兩個「士」在大門口對面磕頭，走進院子裏再對面磕頭；如此這般的做法，是二千年前『宗法』社會裏的把戲。現在既稱爲民國，是早已進於國家社會，當然不能再玩這宗法社會的把戲。至於身體應該使他活潑強壯，應該講求運動，這是現在國民小學第一年級的教科書裏就有的話，略有知識的人，大概沒有反對的；『束筋骸』三個字，看了就覺得毛骨悚然。從前中國女人纏腳，已經苦得了不得，若人人再要『束』住『筋骸』，那真比纏腳還要苦上十倍，做了共和國民，斷沒有該受這樣酷刑的道理——我寫到這裏，忽然想起，我在二十五年前曾經讀過一本書，書名彷彿叫做什麼監本禮記，其中有兩句話道，『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現在中華民國並沒有什麼『庶人』，『大夫』的分別，那就當然講不到這些什麼『禮樂刑政』了。若說『用甲兵亦本乎教』，在現在的時

候，恐怕不但道理上說不過去，就是按之事實，也未必是真相罷！難道前年段內閣對德宣戰，是『先教之祭祀』，又三進什麼人於德，德不悛，乃宣戰之的嗎？照此說來，可知孔經裏所講的什麼三綱五倫禮樂政刑，是和共和國絕對不能並存的東西了。至於中國的歷史，自『尚書記唐虞以來，彬彬乎有禮』，中國的文字，其『訓詁』、『悉本經傳』，其『格式』，則無論紀事紀言，有韻無韻，無一不從經來；『禮與經』二者既與共和國絕對不能並存，則由禮而生之歷史，由經而生之文字，我們覺得也是愛莫能助，也只好將他『棄如土苴』了。

所以中國人如其不肯安於做『臣』做『奴才』做『小民』的本分，妄要做『人』，則惟有速『變初心』，速『飲狂泉』，信仰所謂『惑世誣圖』之說；『若人人』相勉以讀經，『寶之爲』『精金美玉』，則復辟帝制之事彈指可現。何去，何從，惟吾國民自擇之。

至於姚氏所說『共和之國尤不可離君臣』及『五洲種族文明野蠻，皆本乎禮以爲斷』等語，則不必高談邏輯，只要畧通文理和粗知外事的小學生，就可以判斷這話的是非——還有『惟所異，在世及不界及耳』一句，『界及』二字，願覺費解，或者與『義法』有關，也未可知，我是不懂什麼『古文』的人，不敢妄下批評。

今日是清帝國滅亡，中華民國完全成立的紀念日，我恰巧接到S F君寄來這信。我看了這信以後，忽然想起七年前的今日，北方的國民和官吏如無從善之心，要實行孔經之訓，則到了今年今日，『民志』大『定』，『逸志』全『收』，任那『聖王』去『行吾教』，大概已經『國不國矣』。

立同。一九一九，二，二二。

五〇 談革新文學的意見

周 祐

玄同先生——

祐從前聽先生對於文學革新的議論，懷着許多疑惑，常常想問問先生；也有許多主意，常常想同先生談談；終是沒有機會。並且過了幾天，又因先生及新青年的開導，所懷的疑惑也解了！所想到的主意也變了；無須再來請教。但是疑惑是無窮的，第一個去了，第二個又起來了；第二個去了，第三個又起來了；而一方面思想的變化，又是非常之快，今朝想到這件，明朝又想到那件；所以要同先生說的話，是天天有的。從前的且不要提起，將現在所想着的，胡亂和先生說一說。

先生及新青年諸先生常常說，『新文學自從提倡以來，國中有世界觀念的人已有一大半贊成了。』這句話從表面上看過去，似乎很可喜；從實際上考察起來，却是很可悲；現在設兩個疑問：（一）國中有世界觀念的究竟有多少？

(二) 那一種人可以稱爲有世界觀念的人？國中有世界觀念的人占大多數是可喜；假如所占僅僅一小部份，便是可悲；這不用說了。第二個疑問，所以考察第一個；且從第二個論起。國中智識最高的，終算學界中的人了。學界中的人雖是國中一小部份；然而這問題的發生，就在這輩人；所以只要論這輩人就是了。這輩人是不是都可以稱得有世界觀念的人呢？這就爲難了。那頭腦頑固的老學究，固然說不上有世界觀念；然而他們對於文學革新有許多議論，不可不先說一說。他們的見解大約可分爲三種：(一) 絕對排斥新文學的。(這種人一味的崇拜古人，而且蔑視公理，以白話爲鄙俗，極端的排斥他。)(二) 文學無新舊之可分。(這種人謂文學與時遷移，無一定之時間可以畫分；今朝是新的，明朝就舊了；所以他們以不分新舊爲主，以爲新便是舊，無須別有新文學。)(三) 文言和白話，各有其好處。(這種人謂白話雖較文言爲真切；然而寫景

達情，有時非文言不能描寫，畢竟是文言好。）這三種人的見覺雖異，而其攻擊新文學，却是一樣。這輩人說他有世界觀念，斷斷不能夠了。至於受過世界知識的學生應該有世界觀念了，却又不然。因為有些人真是學而不思，有了學問，也不曉得應用，莊子所謂『智之聾盲』的便是。所以這些人雖有世界智識，仍是沒有世界觀念。（中略）照這樣看來，國中有世界觀念的人物，也可以數得清楚了。先生和新青年諸先生那句話，實在是可悲觀的。

各地方言不同，白話文的構造因之也有不同。用一方的語言去通行全國，其困難與用文言無大高下，必須想法子將語言統一了，然後文學革新遂有效果。究竟是規定一種白話去統一國語呢，還是統一之後再用白話呢？這問題是極有關係，新文學家所應當時時研究的。祇這番南回，凡遇故舊，無不詢之以文學革新的意見，彼等却是茫然，不知文學革新是件什麼東西。可見外省對於這

個問題，還是毫無影響。以中國這樣大僅僅只有一部新青年去提倡提倡，不知可以幾時達到目的。新青年第四卷第五號，胡適先生答盛兆熊先生的信說：「我的意思，以為進行的次序，在於極力提倡白話文學。要先造成一些有價值的國語文學，養成一種信仰新文學的國民心理，然後可望改革的普及。」這話雖然不錯，但是只有一部新青年來提倡，不知要多少年之後，纔能造成新文學呢！（中略）從前同學蔣起龍君曾經做過兩篇小說，投稿到報館裏去，一是白話，一是文言；當時祐看了，就對他說道：「這白話的比文言的要好但是不登。」他就問「什麼緣故？」祐回答他說：「這就是中國人的脾氣不好。」後來果然被祐說着。（中略）先生常常說：「中國十年之後還是這樣子，這國也不成爲國了。」這句話恐怕要被先生講着！

以上所講，却是消極的話；現在且講幾句積極的話。東西各國的文學，莫不

都有一定的文法，文理極爲清楚，句子極爲明白；依法去做，也是極容易。祇想中國文學也該當有一種文法，那新文學然後能夠成立。何以呢？因爲中國的文字，意義極其含渾，無論做文言，做白話，終沒有明白曉暢的意思。假如沒有一種文法去限制他，文理總沒有一日清楚，國民的頭腦總也沒有一日清楚。西文的文法，是與論理學相表裏的；所謂基本文法者各國相同，是卽合乎論理，歷千萬年而不可變的。那曉得中國人的脾氣正是可怪的很，終不肯去講求；僅僅有一部馬氏文通，排擊的人又是不勝其多。祇曾有一天的日記，頗與這件事有關係，抄下來給先生看看：——

「余南回過申，伯潛子逸以文學津梁見贈，旅次紛擾，未暇翻閱。今稍閒，出而觀之，乃近人周鍾遊纂集梁宋以來十二家論文之作而成者也。其書果足以爲文學之津梁與否，余尙未深討，不敢有言。然就其卷首各敘論之，則多不當理，

序凡四：（一）程善之作，（二）陳祺壽作，（三）張翔鸞作，（四）自序。文雖異，而意相近。茲就程序辨之，以見其言之偏。程序曰：「自馬氏文通以來，名動靜狀之詞，發現於我文學界。二十年內，傳者遂多。顧私心非之，以爲一國之文學，各有其習慣，輾轉推演，以至無窮。至其洽於心情而快於口耳者，有舌無以述，有書不能摹，而謂可以成法拘之乎……」其言似深致憾於馬氏文通也者，此大誤也。夫一國之文學，固因其習慣輾轉推演，此卽各國文學之所以不同。若夫名動靜狀之詞，導源於論理學，各國文字之所公有，將謂中文無之乎？謂其無之，尙得謂爲文字乎？謂其有之而不必講，則違背公理，文學之眞價何在？名動靜狀之不見於我文學界，我文學界之深恥，乃反鄙棄之而不道，是自錮也。各國又有所謂基本文法者，取軌於論理，各國語言文字之所共循。其所謂習慣者，乃各國之特例；各國有之，不獨我國也。豈得謂中文之習慣無文法，而西文有之乎？且違乎基

本文法，卽違乎論理，中國文字素無論理之規範，精密之意義，顧猶甘心自絕，身入荆棘而不覺，文學尙有進步之一日乎？至於外人學中文不似，此亦自然之勢。彼生長於其本國語言文字之中，一旦變其聲氣，而摹其素不相習之中文，困難自不待言；卽中國人之學西文者亦然。豈名動靜，狀態能爲害乎？又曰：「中文未嘗無法也；神味爲之華而理氣爲之質……」重著其所謂無法之法，卽於中文本源尙有未明。其意且以美文概文章全體，抑何所見之隘耶？」

「祜逆想中國人的心理，都是如此。何以見得呢？祜看書，寫信作文，常常喜歡用西文符號，見者莫不鄙笑，於此也可見其一端。唉！看看中國的文章，向來沒有一定的程度，小學用的，中學也可用的，中學用的，高等學校大學校也可用的。照這樣攪下去，豈不是晦氣了這般青年嗎？所以祜的意思，以爲改革文學，應當製造一種文法做後盾。小學有小學的文法，中學有中學的文法，由淺而深，使人看

了，就會作文，豈不是好呢？

周祐 民國七年七月二十三日。

五一 談 Dada 主義

沈雁冰

立人先生：

這一二年來，新詩出產的最多，不能盡滿人意，自難諱言。作家爲尊重自己的個性與擺脫精神好騫於外的圈套起見，原可以說「做詩，原來爲我要做而做的，人家的批評，和詩及做詩的人，全無關係。」如或因之以爲自己的作品的辯解，以爲才短者的遁逃所，却也不對，至於不能民衆化，倒不要緊。

大大主義的原動力，有人說是歐戰時破壞一切的精神與人生虛空——連文明也是虛空——的感覺混合而成；所以他們要破壞一切藝術上的規條，要極力的表示虛空與無意識。意大利現代大小說家郭泰 (Salvator Gotta

1907) 在他的三個芒第裏借一個被大礮聲震壞了神經系的傷兵，解說大大主義道：「什麼是大大主義？就是反文學的，反音樂的，反繪畫的，反情感的，反一切的。這是懷疑的宗教，「非智慧」的宗教，我們這時代崩壞之源的懷疑與非智慧的宗教。」就是取這意思。又有人說大大主義是澈底的現實主義；大大主義者愛酒，愛婦人；他的文化，以肉體文化為主。又有人說大大主義是要努力再造一種原始人的藝術，或小兒的藝術；他們要以現代人冥摸着原始人的心情，創作出藝術品來。他們取大大 (Dada) 這字爲主義，意取這字乃小兒初學語時「呀呀」的聲音，可想而知他們的命意了。所以照此說來，大大主義決非毫無意識，可笑的東西！現在不獨法國院派批評家不敢以夢囈目之，其他各國亦對於大大主義者表示相當的注意了。美國宣傳大大主義的，有著名的 Male

von Fuytaz Loringhoven，很早就在努力。（不過我看他的詩尙沒有法國大

大主義者之全無意義) 在俄國有 (Alexander Krutchenich) 那更著名了。所以大大主義運動已有普遍之勢。中國一般社會的心理，見了稍為新奇的議論，每以「瘋狂」「好奇心」目之，實在不對！我們對於一樁事，只有懂不懂，只有贊成不贊成，決沒有既不求懂，又不反對，而單施以譏笑的！

一陣狂病裏的意大利語大意是「晚安，先生；詠舞，走罷！」「哈伐那——該死的——手鎗！」

雁冰。

五二 談改良文字

今非

劍農先生：

前回你勸我將對於改良文學的意思寫出來，供大家批評。我想你這話很有理。我最佩服方以智說的，「古今以智相積。」因為一人所見，雖不必全是，或

有幾分是處，不妨說出等大家批評。況且世界上的事，決非一個人能全知全能的，亦不是永遠完全無缺的，所以我將近來見到的寫出來。你以為可以供大家看，就作為來緘登出去，覺得不值什麼，那就攔在一邊，亦不算什麼事。

我以為文字白話的問題，沒有什麼多爭執；文字的本身，沒有什麼大罪。現在要攻擊的，是那些將文字作玩物的罪人，却不可牽連到文字本身來。正和墨子「不愛盜，非不愛人也。」那句話相同。有些不分皂白的，見說不愛盜，他就連人也不愛了。這同「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的一類了。

所以我將文字的本身一件一件考察出來，定了十二條，又將改良文字應有的書，定了六種。我並不是有什麼主張，不過想那些梳一尺高髻的人，明白城中的髻實在有多高。

文字兩字在古來沒有什麼大區別。現在用通行的解釋，文算成篇的，字算

單體的。先論文，後論字，再後論改良文字應有的六種書。

關於文的——

一體無駢散。駢散分體是文的弊。古人偶有韻語，皆出自然。後世習於紛華，文亦浮靡，才有駢體。大都『徇物忘身，鉤心鬥角』。本無價值。於是有人破駢句成單行，號爲散文。但是不知求新，一味復古，故有模倣六經，步趨諸子的文人。或好詭異，或逐空疏。道定一尊，人難異說。文也就弊極了。

二用無古今。文本是代言語，達意思的。古今中外論文字的用途，不出這六字。至於習慣風俗不同，造句用字也就不同。說到真用處，不能因時有古今，文也就有區別。

三境有虛實。文人用心的地方有虛有實。因爲理想同實事是不能不並行，實與虛不能分優劣，恰如一張紙的兩面，隣居的東西。如何我們可以論優劣？

四意有淺深 情深的不是普通話可以表出；理真的不是平常文可以寫出；事繁的不是簡單語可以叙出；凡此皆工夫深淺的問題，亦不是故爲深奧。

五法有工拙 文作得工不必就深，作得拙不必就淺。但是有深意思作得不工，和無深意思作得工，一樣不好。所以初學作文的人，一定要教他的作法。如何纔能作得工？如何纔能省字，省力，並且有趣味？這其中豈是沒有定法的？

六言有真假 記實事，說真理，言至情，都是真文。無病而呻，不歡而笑，口是心非，以及諛墓頌恩應酬的文，都是假文。真的雖古猶今，假的雖今當廢。

關於字的——

一體無雅俗 常人都將遠古的爲雅，近今的爲俗。譬如左傳上『於思於思，棄甲復來，』本是粗人隨便的話，後人倒說他雅。晉書樂廣傳，樂廣見衛玠生得秀，他說『誰家生得寧馨兒。』這句話在唐朝還看作俗話，於今又是雅了。又

有雖然是遠古的用多了就俗。譬如『芝字』本是唐書房瑄稱元德秀的話。因為德秀號紫芝，所以將他的號連上枚乘文上的『陽氣見於眉宇之間』的『字』字，作為『芝字』。今日八行信，用得太多，就討厭了。又有雖然是現今的字用得少，也就覺得新鮮。宋朝文人有這種習氣。宋子京好換字；譬如『鳳閣』用多了，就換成『鵷閣』。那時候歐陽修就不以為然。他有一日知道子京要來，預先將『夜夢不祥，書門大吉』八字，換成『宵寐匪禎，札闈洪修』。使子京看了好取笑他。照此看來，雅俗全是耳目的習慣，用的時間和回數多寡的問題。字體有什麼雅俗？

二用無死活 亡國文字是死的。我國未亡，文字豈先死。不過有時這個字用在文中多，有時那個字用在話中多；不是話中用的，文中全不用，文中用的，話中全不用。分得太嚴，就分不清楚。譬如話中說走，文中說行。現在廣東話中仍是

說行，一音如杭，一並且還是古音。又如文中用爲，話中用做。現今話中有說「爲人在世」的，又有說「做事」的。何能一定說話中的字是活的，文中的字是死的？難道我一個人沒有聽人說文中這字，就可以說通國的人必無人說這字？

三習有生熟。死活是不能說，生熟却實在有。習知的爲熟，不習知的爲生。譬如湖南說話稱「說」，廣州稱「話」，在廣東「話」熟而「說」生，在湖南「說」熟而「話」生。又如湖南酒稱「吃」，北方稱「喝」，廣東稱「飲」，一音如養，一各有習慣，就各見生熟。豈可以爲奇怪？

四形有正誤。字形歷久多誤。或因省寫，或因體變，（由篆變隸，又由隸變楷，又由楷變行草。）或因形近，字形就有幾體。劉，刘，變，𠂇，惡，惡，葉，業，皆由省寫。濡，媮，媮，儒，僑，皆由體變。種，種，也，宅，本，卒，皆由形遷。正誤混用，就記憶很難。以後用字似不可不有斟酌。

五音有通轉 『夥頤』本楚人驚異的聲，今語用『啊吓』就是『夥頤』的音轉。『唱諾』本宋代稱『揖』的話，今語知呼『唱諾』（寶慶各縣有此語，『諾』聲如雅。）又不知就是這兩字；讀這兩字的或音如『唱洛』且不知作何解。所以文字白話覺得相差甚遠。如果明白這個緣故，文字白話還爭什麼？

六義有本借 如『也』本義爲器名，（說文說是『女陰』顧炎武說是古匱字）後借爲語已詞，『也』的本義就失了。『來』本麥名，後借爲去來之『來』。『來』的本義就失了。亦如『咧』本鳥聲，今借爲語尾聲，『咧』的本義就不用。『唆』本小兒應聲，今借爲使唆的『唆』。『唆』的本義就不用。古今用字，都有此理，沒有什麼奇怪。

關於改良文學應有下列六種書——

一由淺入深的字典 遍考各方異音同義的字（如「吃酒」、「喝酒」、「飲酒」）有形失音的字（如「銖」本音秋蕭切，今或讀如「秋」而說話則仍舊是秋蕭切的聲音。「鎌」本音如廉，今話中仍舊不誤，而見字或反讀爲「縑」有音忘形的字（如新寧稱溫熱水爲「溫籬水」人多不識「籬」字而有「籬」音）加以考究，漸次增深，方有用處。

二由淺入深的文法 我國文字沒有文法，是無人去將古今名著搜尋他用字，造句，寫聲的成法。其實我國有我國的習用文法，雖未必全同英文，也有一部分相同，何嘗不可著爲定法。

三由淺入深的成語字典 這種字典，是記幾個字合成意義的話，文人原不可少。不過必需刪去那些浮藻濫套和不相干的現字面。其餘如譬況的話，比方的事，習用的格言，和新加的術語，都應註明出處和意義，按已上兩書的程度

分配深淺。

四修詞學 修詞學的宗旨在要作文的人能將意思設法達出來，使深的能著明，繁的能得當，實的能逼真，能通古今的變，能致虛實的用。

五發音學 考究音理，以科學的法則求古今方土轉變的原因，不可徒效前人空談音韻，毫無標準。

六文學史 用最明的眼，最公的心，最密的法，尋出條理，使古今文學所以遞變的理，一代風俗政教所以盛衰的故，原原本本，考察清楚，著爲專書。

以上十八條，是我一時思慮所及的。我以為只要將「文」中的「罪人」治了罪，文字就由正道了。免得那些「不愛盜」的人連「人」也不愛，那些「認盜作子」的人，又拚命保護「盜」。

今非白。

五三 復談改良文字

劍農

今非先生：

來信對於改良文字的意見，說得很有道理。我沒有研究文字學，本不敢妄下批評。不過你的意見，本是要供人批評的，所以我也寫幾句話在後面，作爲答書。你說，『亡國文字是死的，我國未亡，文字豈先死？』不過有時這個字用在文中多，有時那個字用在話中多，不是話中用的，文中全不用，文中用的，話中全不用，分得太嚴，就分不清楚。……如文中用『爲』，話中用『做』。現今話中有說『爲人在世』，又有說『做事』的。何能一定說話中的字是活的，文中的字是死的？我以為你把『死文字』、『活文字』的意義解蒙混了。所謂『死文字』是 Dead Language，不是 Dead Word。是指那『關於文的』，不是指那『關於字的』。若是指那『關於字的』，自然是『用無死活』。

如今的意大利文，也是離不了拉丁文的字，（就是英文中也有許多拉丁字；）但是大拉丁文是死文，（Dead Language）意大利文是活文。因為現代意大利的字，雖然離不了拉丁字，但是現代意大利的 Language，不是拉丁 Language。你把『用無死活』放在『關於字的』裏面，卻又說『亡國文字是死的，我國未亡，文字豈先亡？』所以我說你把『死文字』的意義看蒙混了。現在主張用白話文字的，並不是爭用字的死活，是要『現代人說的現代話，寫的也要是現代話；』就是你前回那封信裏面說的，『要使文言白話合一』你的意思，本是『要使文言白話合一』的，所以我替你補說幾句，省得人家誤會，並不是胡亂批評你的話。

劍農覆。

五四 談中國舊小說

名人白話尺牘 下卷

胡適

八九

玄同先生：

前奉讀「二十世紀第十七年七月二日」的長書，至今尙未答覆。此中原因，想蒙原諒。先生對於吾前書所作答語，大半不須我重行答覆。僅有數事，略有鄙見，欲就質正：

(4) (數目字指三卷第六號中原書之各條) 三國演義一書，極爲先生所不喜。然先生於吾原書所云，似有誤會處。吾謂此書「能使今之婦人女子皆痛恨曹孟德，亦可見其魔力之大。」吾並非謂此書於曹孟德劉備諸人褒貶得當。吾但謂以小說的魔力論，此書實具大魔力耳。先生亦言：「說岳既出，不甚有何等之影響。三國演義既出，於是關公、關帝、關夫子，鬧個不休。」此可見說岳之劣，而三國演義之優矣。平心而論，三國演義之褒劉而貶曹，不過是承習鑿齒朱熹的議論，替他推波助瀾，並非獨抒己見。況此書於曹孟德，亦非一味醜詆。如白門

樓殺呂布一段，寫曹操人品實高於劉備百倍。此外寫曹操用人之明，御將之能，皆遠過於劉備，諸葛亮無奈中國人早中了朱熹一流人的毒，所以一味痛罵曹操。戲臺上所演三國演義的戲，不是逼宮，便是戰宛城，凡曹操的好處，一概不編成戲。此則由於編戲者之不會讀書，而三國演義之罪實不如是之甚也。先生又謂此書『寫劉備成一庸懦無用的人，寫諸葛亮成一陰險詐僞的人』。此則非關作者『文才笨拙』，乃其所處時代之影響也。彼所處之時代，固以庸懦無能爲賢，以陰險詐僞爲能，故其寫劉備諸葛亮，亦只如此。此如古人以『殺人不眨眼』、『喝酒三四大碗』爲英雄，今人如張春帆之徒以能『弔膀子』爲風流。故水滸傳之武松，自西人觀之，必詆爲無人道；而九尾龜之章秋谷，自吾與先生觀之，必詆爲淫人。此與吾前書所言品花寶鑑不知男色爲惡事，同一道理。此理於讀書甚有益，故不憚重言之。卽如孔子時代，原不以男女相悅爲非，故叔梁

紇與徵在『野合而生孔子』（見『史記』）時人不以此遂輕孔子及孔子選詩，其三百篇中，大半皆情詩也。卽如關雎一篇，明言男子戀一女子，至於『寤寐思服』、『輾轉反側』，害起『單思病』來了。孔子不以爲非，卻說『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又如『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見君子，憂心惓惓。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明言女子與男子期會於野。凡此諸詩，所以能保存者，正以春秋時代本不以男女私相戀愛爲惡德耳。後之腐儒，不明時代之不同，風尚之互異，遂想出種種謬說來解詩經。詩之眞價值遂歷二千餘年而不明，則皆諸腐儒之罪也。更舉一例，白香山的琵琶行，本是寫實之詩。後之腐儒不明風俗之變遷，以爲朝廷命官豈可深夜登有夫之婦之舟而張筵奏樂。於是強爲之語，以爲此詩全是寓言。不知唐代人士之自由，固有非後世腐儒所能夢見者矣。先生以爲然否？

(5) 先生與獨秀先生所論金瓶梅諸語，我殊不敢贊成。我以為今日中國人所謂男女情愛，尙全是獸性的肉慾。今日一面正宜力排金瓶梅一類之書，一面積極譯著高尚的言情之作，五十年後，或稍有轉移風氣之希望。此種書即以文學的眼光觀之，亦殊無價值。何則？文學之一要素，在於『美感』。請問先生讀金瓶梅，作何美感？

又先生屢稱蘇曼殊所著小說。吾在上海時，特取而細讀之，實不能知其好處。絳紗記所記，全是獸性的肉慾。其中又硬拉入幾段絕無關係的材料，以湊篇幅，蓋受今日幾塊錢一千字之惡俗之影響者也。焚劍記直是一篇胡說。其書尙不可比聊齋志異之百一，有何價值可言耶？

以上答先生見答之語竟。

先生論吾所作白話詩，以為『未能脫盡文言窠臼』。此等評言，最不易得。

吾於去年（五年）夏秋初作白話詩之時，實力屏文言，不雜一字。如朋友，他嘗試篇之類皆是。其後忽變易宗旨，以爲文言中有許多字儘可輸入白話詩中。故今年所作詩詞，往往不避文言。吾曾作『白話解』釋白話之義，約有三端：

（一）白話的『白』是戲臺上『說白』的白，是俗語『土白』的白。故白話卽是俗話。

（二）白話的『白』是『清白』的白，是『明白』的白。白話但須要『明白如話』，不妨夾幾個文言的字眼。

（三）白話的『白』是『黑白』的白。白話便是乾乾淨淨沒有堆砌塗飾的話，也不妨夾入幾個明白易曉的文言字眼。

但是先生今年十月三十一日來書所言，也極有道理。先生說：『現在我們着手改革的初期，應該盡量用白話去做才是。倘使稍懷顧忌，對於「文」的一

部分不能完全捨去，那麼便不免存留舊污，於進行方面，很有阻碍。『我極以這話爲然。』所以在北京所做的白話詩，都不用文言了。

先生與劉半農先生都不贊成填詞，卻又都贊成填西皮二簧。古來作詞者，僅有幾個人能深知音律。其餘的詞人，都不能歌。其實詞不必可歌。由詩變而爲詞，乃是中國韻文史上一大革命。五言七言之詩，不合語言之自然，故變而爲詞。詞舊名長短句。其長處正在長短互用，稍近語言之自然耳。卽如稼軒詞：

落日樓頭，斷鴻聲裏，江南游子，把吳鉤看了，闌干拍遍，無人會，登臨意。

此決非五言七言之詩所能及也。故詞與詩之別，並不在一可歌而一不可歌，乃在一近言語之自然而一不近言語之自然也。作詞而不能歌之，不足爲病。正如唐人絕句大半可歌，然今人不能歌亦不妨作絕句也。

詞之重要，在於其爲中國韻文添無數近於言語自然之詩體。此爲治文學

史者所最不可忽之點。不會填詞者，必以爲詞之字字句句皆有定律，其束縛自由必甚。其實大不然。詞之好處，在於調多體多，可以自由選擇。工詞者，相題而擇調，並無不自由也。人或問既欲自由，又何必擇調？吾答之曰：凡可傳之詞調，皆經名家製定，其音節之諧妙，字句之長短，皆有特長之處。吾輩就已成之美調，略施裁剪，便可得絕妙之音節，又何樂而不爲乎？（今人作詩往往不講音節。沈尹默先生言，作白話詩尤不可不講音節，其言極是。）

然詞亦有二短：（一）字句終嫌太拘束；（二）只可用以達一層或兩層意思，至多不過能達三層意思。曲之作，所以救此兩弊也。有襯字，則字句不嫌太拘。可成套數，則可以作長篇。故詞之變爲曲，猶詩之變爲詞，皆所以求近語言之自然也。

最自然者，終莫如長短無定之韻文。元人之小詞，卽是此類。今日作『詩』

（廣義言之）似宜注重此種長短無定之體。然亦不必排斥固有之詩詞曲諸體；要各隨所好，各相題而擇體，可矣。

至於皮簧，則殊無謂。皮簧或十字爲句，或七字爲句，皆不近語言之自然。能手爲之，或亦可展舒自如，不限於七字十字之句，如空城計之城樓一段是也。然不如直作長短句之更爲自由矣。

以上所說，皆拉雜不成統系，尙望有以教正之。

民國六年十一月二十夜，胡適。

五五 復談中國舊小說

錢玄同

惠書敬悉。我個人的意見，以爲三國演義所以具這樣的大魔力者，並不在乎文筆之優，實緣社會心理迂謬所致。因爲社會上有這種「忠孝節義」「正統」「閩統」的謬見，所以這種書才能迎合社會，乘機而入。我因爲要祛除國

人的迂謬心理，所以排斥三國演義，這正和先生的排斥金瓶梅同一個意思。至於前書論金瓶梅諸語，我亦自知大有流弊，所以後來又寫了一封信給獨秀先生，說「從青年良好讀物上面着想，實在可以說，中國小說沒有一部好的，沒有一部應該讀的。」（此信是七月杪間寫的，亦見三卷六號）這就是我自己取消前說的證據。且我以為不但金瓶梅流弊甚大，就是紅樓、水滸，亦非青年所宜讀；吾見青年讀了紅樓、水滸，不知其一為實寫腐敗之家庭，一為實寫凶暴之政府，而乃自命為寶玉、武松，因此專務狎邪以為情，專務『拆梢』以為勇者甚多。我現在要再說幾句話：中國今日以前的小說，都該退居到歷史的地位；從今日以後，要講有價值的小說，第一步是譯，第二步是新做。先生以為然否？

論填詞一節，先生最後之結論，也是歸到「長短無定之韻文」是吾二人對於此事，持論全同，可以不必再辯。惟我之不贊成填詞，正與先生之主張廢律

詩同意，無非因其束縛自由耳。先生謂「工詞者相題而擇調，並無不自由」，然則工律詩者所作律詩，又何嘗不自然？不過未「工」之時，做律詩勉強對對子，填詞硬扣字數，硬填平仄，實在覺得勞苦而無謂耳。總而言之，今後當以「白話詩」爲正體，（此「白話」是廣義的，凡近乎言語之自然者皆是。此「詩」亦是廣義的，凡韻文皆是。）其他古體之詩及詞曲，偶一爲之，固無不可，然不可以爲韻文正宗也。

填皮黃之說，我不過抄了半農先生的話，老實說，我於此事全然不懂；至於「先帝爺，白帝城，龍歸海禁」這種句調，也實在覺得可笑。不過中國現在可歌之調，最普通者惟有皮黃，（崑腔雖未盡滅，然工者極少。梆子，則更卑下矣！）故爲是云云也。

錢玄同。

五六 談提倡新文學的辦法

彝銘

新青年記者鑒：僕初由東方雜誌，看見轉載貴雜誌的文學革新論，起初雖甚佩服，究覺其過於激烈，不免有許多懷疑之點。後連購貴雜誌數冊讀之，才明白文學改革的真義。從前的疑點，自己也覺着愚笨的很了。然對於文學改革之前途，尚願進點愚見，想貴記者當有一番教訓也。

(一) 文學改革，是救那班受了舊文學傳染病的人出地獄，所以受病越深的，更要可憐他。就如某某君，及崇拜某某君者，皆當以好言講與他聽，使他明白過來，方算盡了改革文學的義務。若以為受病太深，不可調治，可將他的來函付之一炬。不然，一味惡罵，在彼方不但生出惡感，且須糊塗一輩子。在我們方面，也未嘗達到救人的目的。豈不是兩損而無一益嗎？

(二) 對於已受舊文學傳染病的人，自當慢慢的想法救他。對於尚未受

傳染病的小國民，應當可憐他，別叫他再受傳染病了。鄙見以爲從速編新文學教科書，正是改革新文學的急務，何以未見諸君提倡呢？若是恐怕不能暢行，可以在京滬招集新文學同志的子弟，開一個新文學的小學校，作個模範。諸君以爲然否？

彛銘。八，一九。

五七 復談提倡新文學的辦法

錢玄同

受病深的人應該可憐他，這話固亦有理。但是那班舊人物從前用了他們的舊道理來『治國平天下』，竟把中國『治平』到這樣糟法；到了十九世紀的末一年，還會利用那『崇拜生殖器』的道教的餘孽，剪了紙人，念了符咒，來擋外國人的槍砲，以至國幾不國，民窮財盡，這已經夠糟的了。國人自從那年吃了這當苦頭，漸漸有幾個明白人知道舊法之不可不變，於是來講求革新的辦

法。那時這班「治平」大家，既然鬧了這麼一個大亂子，要是有人良心的，就該幡然改圖，懺悔以前的罪過，從此革面洗心，幫幫新人物的忙，以圖「晚蓋」。要不然，也該自知沒臉，回到府上去吃老米飯，度盡殘年而止。不料此輩還是猪油蒙了心，還要倒行逆施，到了民國時代，還要祀什麼孔，祭什麼天，還要說什麼綱常名教，還要垂辮裹腳，還要打拱磕頭，甚而至於還要保存講什麼忠孝節義的舊戲，保存可以「載」什麼「道」的古文，講求什麼八卦拳，講求什麼丹田。你想，現在是什麼時世了？人家是坐了飛行機向前直進，我們極少數的人蹣跚着方步的向前跟走，那班「治平」大家還氣不過，還要橫拉直扯的把這少數人拉扯上了哪吒三太子的風火輪，向後直退——他們退得實在真快，但他們是痛恨所謂「洋鬼子」的，坐的一定不是飛行機，大概總是哪吒的風火輪了——這是什麼景象？「本誌同人大半氣量狹小，性情直率」，所以對於這等現狀，往往

「這臉色聲音，沒有妓女的眉眼一般好看，唱小調一般好聽，」這是沒有法子想的。

至於「對於尙未受傳染病的小國民，別叫他再受傳染病，」這話倒是一點不錯。編新文學教科書一事，同人都有此意，現在方在着手進行。但此事不容易做，不但文章要改革，思想更要改革，所以不能一時三刻就拿出許多成績品來。

記者：(玄同) 一九一九，二十。

五八 談改進教育的方法

余家菊

克仁兄：

我們已分手一年多了！日昨接到你底來書，不勝大喜！一來是喜修平之不死；二來是喜我兄之不我忘；三來是喜濟波儒勉之加入教育界；四來是喜你同

爽秋之都將赴美；五……！

你關於教育的意見，我一一同意。我對於道爾登制是覺得牠可上可下，可繁可簡，在中國歷史上最有根據，在事實或易推行。初不料如來示所云，已有風動全國之勢。但事已至此，我們祇好持冷靜的研究態度，不作狂熱的鼓吹，亦不必澆人冷水。

現時教育界之東塗西抹，全由於學術之空疏。學術無所謂新舊，祇有精粗。我覺嚴密的分析，乃去掉粗浮之唯一方法。不事分析，終不足以言科學。更何從權衡利害，辨別適否。

欲改進教育，我終希望教育界能產生幾個真正的領袖學校，以爲全國教育樹之風聲。我看，教育界已熱心於有所動作了，祇是能力不足，尋不出方法來，平不下浮氣來，若有一二大有力者挾之以行，也未始不可與之求進。至此，我記

起孟子底幾句話，「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中國此時之教育界，就是無喬木無世臣之苦。具有喬木世臣之可能性的，東大自爲其一。兄校既擬施行道爾登制，我甚望其用嚴密的態度作細密的試驗，俟以時日再將結果冷靜靜的示人。

你說「祇有一種名詞上的新而實際上一點不懂得，」我十分首肯。自得的知識 (First-Hand Knowledge) 是起於親身的研究。不肯致思，那裏有真東西。祇合形容以「一犬吠影，百犬吠聲」罷了。

關於訓育問題，須以學生之年齡爲轉移，而樞紐則係之於 School Tradition。有了好校風，年幼的學生可以薰染其中而不自覺，年長的學生又可以領略 Tradition 之 Spirit 的方面，至校風何以造成呢？則全係人才問題，正如來示所云。

教育是庸言庸行，說不上高大，亦不應說上高大。我近來老學究底習氣更深。我相信，「道者不可須臾離者也，可離非道也。」若拿此標準以批評學理，則必是「即學理即實際」之學理，方有一顧之價值。不然，學理與實際成爲兩截，高談者儘可高談，而盲行者亦樂得盲行也。

「究竟要訓育什麼？」是一切實的問題。「訓育的目標不要太大，最好擇一件一件重要的來。」這句話若解釋得當，我亦完全同意。我是相信朱子之「下學而上達」的。下學是基礎，如灑掃進退，不吸煙等習慣，上達是澈悟，如人生根本觀念。目標之作用，在提綱挈領以示人以綱要，爲施行訓育者及理想發達的學生都有必要。兄所反對的，想是不針對實際之目標，此則直覺論家誤事，而爲吾人之所宜協力遏止的。正當的辦法，是要有「一理」而可應用之於「萬殊」。無「萬殊」則流入空疏，無一理則陷入支離，機械。施訓育者必有「放之

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之妙，才有左右逢源之樂趣。質諸吾兄，以爲何如？

「人格之偉大，在有一種特殊的性情見諸行爲上」這話一點也不差。我主張「尊重學生底個性」也就是爲此。無人格的人，就是無生氣的人，無主張的人。譬如官僚之敷衍，意在八面討好，好雖討了，而人格已喪完了。訓育上要緊的是正氣，而正氣之先必有生氣。訓育者總要時時以學生之生氣爲念，而自身祇做些潛移默化的功夫。如果天天以疾言厲色施行嚴厲的教訓，則去訓育之道遠矣。有生氣然後才不麻木，不麻木然後才有希望。我們對於學生，似宜守着「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的態度。倘若一味求全責備而弄到了學生陽奉陰違，那便是一切墮落之母，他早已心死，更何人格之可言。不過我又想，這祇是施行訓育者所應取的態度，並不可以此教人，更不可以此律己。以此教人，是使人先存一自恕之心，以此律己，是自闢一逃責之所。結果就養成自欺。所以我

底意思，你這段話，是說明你對於訓育上之態度的。是否？

對於你所提出的幾點，我底意思，大概是如此了！再談點別的事罷！你同爽秋到美國後，是準備學教育行政否？你們底計劃何如？可否見示。我總覺得，行政當分爲行政員與行政家，行政員易做，行政家難當。欲當行政家，第一要緊的是胸襟闊闊和眼光遠大，所以不是區區的功課所能濟事的，更不是幾本教育制度和學校組織所能濟事的。必須有上下古今的氣度然後能夠所見不差。必須有剛毅中正的骨格然後能夠措之實行。此種資格，是生來三分之一，學來三分之一，磨歷來三分之一。第一種，我相信兩兄都很夠，第二種，要看兩兄今後之計劃何如，第三種，自非一日的事。我自己不是學教育行政，可是有許多類似學教育行政的地方。我底方法是「步步紮營」，隨時可發，隨時可收。先求一部份的成就，然後由此一部份而引伸到高大的地方去。柏拉圖主張哲人政治，在教育

政治則大非行哲人政治不可。哲人難能，我們總要防備在不能成功爲一個哲人時，還有一技之長可以與世相周旋。以兩兄之明，想必以爲然也。

我們學社會科學與精神科學的人，到外國來，本是一件無可如何之事。實際研究上極感困難，回國後之運用上更不必說。卽如研究青年心理，若想做實際的研究，就苦於對象之不易得，就是得着一個，一到你去研究他時，他早已起了變化而非他底原形。再說到應用，更是層層霧障，硬搬硬運，都是自殺。語云，「知己知彼，百戰百勝。」我們一面要做知彼（留學國）的工夫，一面又要做知己（中國）的工夫，此事真不易唵！

一年來的結果發現了我「一無所知」此外更無別物。若勉強說有一點東西，就祇得說是「不易爲人所騙。」

下年擬用「游學」的辦法，前往滿撒斯特和愛丁堡各校，專學中等教育，

除以心理爲基礎外，將更治其歷史。我底用意無他，祇是要知道他們底來源和變遷並具有相當的鑑別力而已。

你們到美後，擬入何校？我希望你們不要入 Columbia，因爲在他那裏的人太多，而且他並代表不了美國。在學術上，美國各大學中比 Columbia 強的很多。卽如心理學，與其從 Thorndike 學，不如從 Starch 或 Pyle 學。後者雖不如前者動人觀聽，然而似乎較爲中正合理。兩兄以爲然否？

你寫了五頁，我也寫了四頁，比起字數來，我底還多，總算可以對付得你住，然而我喉間的東西還在那裏拚命的要出來，我祇得着勁地一下將他們吞下去好！再見了！

南京同人統此！

弟余家菊上。三月二十八日。

五九 談民族主義的教育

楊效春

家菊幼椿兩兄均鑒：

兩兄所著之「國家主義的教育」我已細細地看過了。兩兄之所主張，我大體皆贊成。兩兄看蘇州會議之所議決，即可知國內同人——至少是當日與會的同人——對於兩兄之所主張也大體皆贊成的。但我今細釋兩兄之所敘述，仍不免有許多懷疑之處。茲先將對於家菊兄「民族主義的教育」篇中底疑難一一摘出，質問於兩兄。兩兄有暇，可肯與以切實的指正，實所盼望。

(一) 民族性的來源 家菊兄謂：「民族性之特質，也就稟賦在各個人的身上。」(原書第十頁)又謂：「民族的稟賦，正如各個人一樣是各有所偏的，所以各民族底成就亦是各擅一方之長的」(原書第十七頁)似乎說民族性的來源是天生的遺傳的了。我卻不謂然。我以為民族性全是後獲的，習得

的。所謂民族性，並不是別的，就是該民族所表現的傳說，風俗，習慣，文物，制度，及理想信仰種種而已。種種所表現者綜合起來，大家起他們一個名詞，曰民族性。民族性就是傳說，風俗，習慣，文物，制度及理想，信仰的總稱。所謂傳說，風俗，習慣，文物，制度，理想及信仰種種是由怎樣來的？我可以說都是後獲的，習得的，並不是由於天生的，遺傳得來的。惟其如此，我所以相信教育能夠鼓鑄民族性，而且能夠改造民族性。民族自我的意識太缺乏者，我們當鼓鑄之。民族的特性有錯誤或不合時宜者，如盲目的模仿外人，空談世界主義等，我們當改造之。因此我就相信：

(二) 民族性的教育 對於個人是外鑠的，並非內發的；是由於訓練培養成功的，並非根據於自然發展的。教育者不根據自然發展之設施教育，可以麼？我說可以的。而且有時是應該的。心理學者告訴我們：人性有善有惡，或偏於

善，或偏於惡。或則可善可惡。教育者於此當鑒別之，認識之，擇其善者發展之，引伸之；惡者裁制之，廢置之；其可善可惡者指導之，使歸於正。決不宜完全聽其自然發展也。自然發展的教育，實在就是無教育，或非正式的教育。至少這樣的學說是有些語病的。因此我主張我們要提倡民族性的教育或國家主義的教育時，絕不宜借自然發展說做幌子！

教育有二義。一是鑒別個性，施以適當的指導，使個人的生活能夠豐美光榮。一是培養羣性，預定個正大的目標，以促成全社會的進步與安寧。是以教育一方面應該具有選擇的作用，以陶冶個人。他方面還應該具有統一的作用，以鼓鑄羣性。而且在生命的大流中，個人的生命與社會的生命是不能分離的。沒有個人即沒有社會，沒有社會也沒有個人。社會是個人性質的表現，同時個人也就是他自己四圍社會生活的表現也。教育是生活，或者說教育是適應生活。

的工具。不論怎樣說，祇要大家認清人的生活處處都是共同的生活，大家就可明白施教育時祇知道有個人而不知有社會者爲未能完成其教育的職能。我們中國以(1)地域廣大，(2)種族複雜，(3)語言不統一，(4)交通不便利，(5)教育不普及，(6)人民受專制政體及家族制度之餘毒，國家觀念甚爲薄弱，種種原因，欲求其舉國一致，南北一心，共圖邦國，躋國家於安全鞏固的地位，本非易事。加以現在(7)軍人跋扈，政客弄權，小民被其利用，日惟互相猜疑，殘殺，(8)外人雜居內地，不時煽惑，播弄，日夜經營，繼續爲各種政治的，經濟的，教育的侵略。卒致國內在形式方面，精神方面，益呈分離崩頹之象。自賄選告成以後，統一更復無望。曹氏自知既不爲國人所齒，乃極力媚外。於是國家財政用人諸大權，常束手受北京公使團之指揮命令，而不敢不從。致國家益失其獨立的，自主的氣概。我們處此，實不能不急起直追，設法喚醒全民族的覺悟，同心協力，聯結起來，以自救救國。

也。我們該在教育方面以鼓鑄全國青年對於國家有共同的感情，共同的思想，共同的信仰及行動，共爲中華民國有所盡力，這是誰也不能反對的。

不過這裏又有一個疑問：我們爲中國的危弱，在勢實不能不提倡國家主義。同時，我們也表同情於一般的無產階級的勞苦工人。於是亦贊成社會主義者之所主張。但是這兩種主義在理想上是有些衝突的。國家主義是把人類縱分的。他主張國與國爭。一國之內無論貧富上下該一致團結以與他國相競。社會主義是把人類橫分的。他主張階級與階級爭。不論何色人種，何國人民，凡是無產階級，該大家聯合起來以打倒資本制度。何去何從，我現在正在徘徊，不知兩兄之意如何？

現在我把上面的話略爲總結一下：

(一) 民族性的來源並非是遺傳的，天賦的。可以用教育及其他種種方

法來鼓鑄，或改造。

(二) 民族性的教育在國與國爭，民族與民族爭的現代實爲必要。我們要施行他不必借自然發展說做幌子。

(三) 中國國勢危弱，內爭不息，外侮憑陵，是以教育者該注意喚醒全國的分子，共救危亡，使中國能永久立於競爭的世界場上，而日趨興盛，強固。

(四) 提倡國家主義時，大家仍宜防資本主義之猖獗，致勞工益陷於困苦的地境。

弟楊效春十一、十六日，於南京。

六〇 談美國的文化

東美

舜生，啟天，魯達，爽秋，儒勉，諸兄：

(前略) 我在美國所得關於美國的印象，遠不如在國內時所想的那樣

好。一個悲觀的人無論在中國或在美國，都有促成自殺的同等機會。他們的種種問題，資本與勞工問題，宗教問題，家庭問題，那一樣不呈破裂的現象。

美國文化很難下一句總評語，因為他們的文化是因襲歐洲人的遺產，很少特創之點，所謂特創之點，亦只是擴充歐人已有的活動。近年來美國工商業發達，其影響漸及於其文化之全體，泛泛地說，美國文化可算是商務主義的文化。我敢武斷說，美國人的生活第一原理是「成功」，事事都講實際的效果。

成功原理中有三要素，這三要素可借用羅素批評美國人的話來指點：

1. Clear Thinking (指常識)

2. Clear Living (指物質享受)

3. 'Pep' (full of 'Pep') 是一句美國的俗語，「富有胡椒氣」，意謂孔武有力。

這三點亦確是美國人的長處，不過拿來作成功原理的內容，就不免含有危險性。

從哲學、常識、及政治三方面講起，美國人都是計較實際效果的，實際效果之獲得是成功，計較須有一種“Clear Thinking”。美國哲學之發展以唯心派神學爲起點，直到現在此派已衰落，（至 Joseph Royce 之死爲止）所遺留的唯心主義，多半是知識論的唯心主義，而非神學的唯心主義。我這樣說，與美人迷信宗教並不衝突。美國近年教會派大分裂，舊派墨守舊聞，其興趣並不在神學而在實際的習慣，這種習慣是由歐洲祖先傳下來的，至於大多數受過科學訓練的青年，對於 Super natural Power 的信仰已打破，所以教會派漸漸不能立足。在中國可以公然反對宗教，於社會之團結力絲毫無損，因爲倫理觀念與宗教觀念（倘若有宗教觀念）完全分離，在美國則大不然，他們宗教與

社會道德是息息相關的，宗教觀念一破裂，社會即不免失了重心，所以他們不信宗教的不敢公然反對宗教，我在偉斯康生大學時 Professor Otto 做了一篇反對宗教的文章，在哲學研究會宣讀，我們那次聚會甚秘密，否則此種消息一鬧出去，他的教授位置恐即不免因受社會之攻擊而動搖，即此可見宗教在美國社會上的武力。然而反對宗教者為數仍極多，他們的發洩處多在少數朋友茶話會中，或星期六小集會中。因襲的宗教勢力既衰弱，同時又不能不有道德觀念為社會生活之基礎，所以近年來社會學家者如 Ellwood 宗教心理學家如 Coe, wright, Ames 等都公然拋棄 Supernatural Absolute 而代以 Practical Absolute。（這是引用 Ames 在西美哲學會長就任演說的話。）他們相信上帝不是超自然神，乃是社會價值的保障者。總言之，上帝不是超脫之神，乃是人羣之神，上帝是有倫理及實際的效果的。他們漸漸趨重孔德所稱的人

道教。向使他們的宗教觀念與道德觀念素來是分開的，此種運動簡直可以不必有。我們從美國宗教思潮之變遷，也可看出美人文化之注重實際效果。在純正哲學方面看來，詹母士及杜威正是美人思想界的發言者，其他新唯實及批評唯實主義，亦足證明美人之 Clear Thinking 一點。在常識方面，只要與美人一接觸，即知其注重此點。政治方面，只觀其「孟祿主義」應用之變遷，便明了他們政治心理與社會心理是一致的。

Clear Living 一點，非到美國來不能看得透澈，他們的物質享受，和中國人簡直沒有比例。中國全國雖在百年內，恐亦不能有此享受且普及此享受。自然，精神安樂亦須有至少限度的物質享受，但反言之，有極舒服的物質享受，並絲毫不能減少人生的痛苦。水晶宮中亦同樣有苦惱及污濁的生活。

美國人富有俗氣，固因多沾了銅臭氣，然不好文學，不好美術，亦是主因之

一。我上次在詩家谷有名的 Art institute 參觀一次，名畫實在太少，我們平常所豔稱的數幅名畫那裏都沒有，其鄙俗之氣，可以想見。美國電影通俗教育的勢力，恐怕比甚麼大學中學小學勢力還大！然除十數種有名電影之外，其餘真是俗不可耐，他們最愛看的是滑稽戲及燒房子等等。

“Pop.” 他們做事有力量，恐怕與他們的體格大有關係，在這一點講來，東方的前途大可悲觀。他們的體量及體力，中國人又和他沒有比例。中國五十餘歲人已是老者，只待就木了，他們只能算青年，平均而論，他們的學者研究時期，至少比中國學者多十年至十五年。

“In the Beginning Was activity” 真是他們社會生活的標語，他們富有活動力，而且有持久的精力，所以看看他們社會的實業的工作，真可驚異。他們能處處依着成功的第一原理做去，實因其有計劃的有組織的活動。再從社會

生活方面看來，可以說美國人對於人的關係及生命的活動的感覺，比之中國較爲敏捷。我去年冬天在偉斯康生時，有一個假說，就是 *Americans are more*

Sensitive to human relationship and more responsive to life activities than we are at home 我於是在從家裏到圖書館或教室的幾條街上，一見小孩子

（自四歲至十三四歲）即呼 *Halloo!* 這些小孩非素來相識，然必急應 *Hal*

loo! 這種小實驗差不多是沒有例外的，若在中國，你大呼早呀！或你好呀！素不相識的人，必對你瞠目相視，緘口無聲。總而言之，在小範圍內他們頗能顧慮到他人的興趣，*They are Considerate and have the Other-regarding habit* 這一點中國人實在太缺少了。這種 *Other-regarding habit* 從小時在禮拜堂裏受了訓練，禮拜堂裏的唱歌，輪流讀所謂聖經及背誦禱告文，都是大家在一起做的，甚至在家庭飯桌上都需留神他人需鹽及胡椒與否。所以他們的社會組

織能力，處處驚人。

再資本家及工商界中人，在小範圍內亦顧到他人的些小利益，因為他們處處想利用人，不得不爾，但一到了大範圍，他們便把 *Other-regarding habit* 變作「成功」的祭品了！只要能成功，便怎樣大範圍的犧牲他人的興趣都得到，所以資本家虐待工人，傳教士厚污中國，電影公司百般捏造中國的壞現象。資本家傳教士及電影公司的大目的，無非在 “*Business Success*”，總之我對於美國文化是贊成而又反對的，他們的文化成分頗複雜，我們須分別的贊成及反對。（下略）

東美。九月二十五日。

六一 談結婚前後的情形

郭沫若

壽昌兄：

名人白話尺牘 下卷

一三三

我們校裏每天的功課，自午前八鐘起，至午後四鐘止，午前講義，午後實習，從早至晚莫有點兒餘暇。到午後放學回寓之後，腦筋裏留着的莫有甚麼，只有些——倦怠罷了。可是我今天真是幸福，我早晨上學去的時候，接到宗白華兄給我的的一封信，我早愉快個不了；我午後課畢，我又接到你的惠書——哦！壽昌兄！我心頭的快活只好請你替我想像出來，我實在是尋不出句適當的話來表示他了。壽昌兄！我真對不著你，我更對不著白華了！白華兄最初給我的信，是前月中旬的事了，他信中說：他有個朋友田漢，對於歐美文學很有研究，同我很能同調——我也要仿照你的筆法了，白華雖是這麼說，究竟我果能與你同調與否，還是一個問題——他很願我二人攜手做東方未來詩人。他第一封信替我介紹了，他接着又在第二封信上催說道：「壽昌你會着沒有……你若見了他，可託他把新詩佳作，多寄點來！」接着又來第三封信，他說，你從前在上海的時候，

他曾經同你說過，你是由文學漸漸的入於哲學，他恐怕要從哲學漸漸的結束在文學了。他又說，「我們三人的道路都相同。」白華既這麼厚愛我，這麼慇懃的替我介紹好朋友，我從前又讀過了你在「少年中國」上介紹 Whitman 的一篇快文字，和幾篇自由豪放的——你的詩題我雖忘記了，我的讀後印象確是「自由豪放」這四個字，或者批評得不確當，也未可知——新體詩，我早已渴慕你個不了。假使我是個純潔無垢的少年，我無自慚形穢的一段苦心，便使莫有白華的介紹，我定早已學了毛遂自薦，跑到東京來拜訪你了。可是壽昌兄！我自家造出的罪惡終竟在我二人當中做就了一座飛不可越的城郭。我同白華兄所寫的信，當中所有自表身世的一節，只不過從暮靄裏透出的一些遠山，從面網裏露出的一些眉目罷了。我現在深悔我同白華寫信的時候，我不曾明明快快地把我自身的污穢處，表白了個乾淨，我的

romantic

的天性害

了我，偏要那樣吞吞吐吐地巧於自諱，自欺欺人，白華兄他畢竟是受了我的欺誑罷了！

壽昌兄！我那幾首舊詩，你想來是過了目的了。待我把那些橫着的暮靄撇開，罩着的面網去掉，我把我和我的愛赤裸裸地介紹給你罷。

我的愛他名叫「安娜」。他是日本人。他的父親是位牧師。他在美國人的 Mission-School 畢了業之後，他便立定志願想犧牲了他一生，在慈善事業上去。他便棄了他的家庭，由仙臺逃到東京，在京橋區的能路加病院——現在是似乎已經改成國際病院了——裏，充了一名看護婦。民國五年的六月，我有一個朋友陳龍驥，他進了一高之後，得了肺病，他從杏雲堂轉到聖路加，又從聖路加轉到養生院，他是在當年八月初一便在養生院物故了的。我當時還在岡山的六高肄業，我在暑假期中，便往東京去看我友人的病。我看他在聖路加病院的

裏醫治了許久，病勢只是一天革是一天的，總不見效，我纔勸我的友人移往養生院裏去就北里醫治。我的友人他當時是已經不能起床的了。他聽了我的話，我纔同他同坐着一駕病人的寢台車，轉了醫院。我記得他睡在車中，被車輪震盪著，不斷的只是乾咳，他那和大理石一樣慘白的面孔一陣陣地暈起桃紅色的血潮來。他那兩隻玲瓏的含着眼淚的眼睛，隱含着無限的希望，不斷的只是望着我。咳！他那種可憐的樣兒，我至今——我一生終不能忘懷，他那無窮的希望究竟那兒去了呢？我的友人死了之後，他還有張影片（X光線的攝影）放在聖路加，我前去替他索取。我在那時無意之中，纔與我的安娜相遇。他許我影片尋出之後，會與我由郵寄來。他聽說我的友人死了，他便流了些眼淚，還對我說了些安慰的話。壽昌兄！我實不瞞你說，我最初見了我安娜的時候，我覺得他眉目之間，有種不可思議的潔光——可是現在已經消滅了——令我肅然

生敬。隔了一個禮拜的光景，我已經把我友人的後事漸漸辦停當了，安娜他纔把我友人的影片替我寄了來，他還騰了一封英文的長信來安慰我，說了許多宗教上的 *Resignation* 的教訓。壽昌兄！我當時真感受着一種 *Bitterish* 的 *Sweetness* 呀！我以為上帝可憐我，見我死了一個契己的良朋，便又送一位嫺淑的膩友來，補我的缺陷。我們從那時起，便時常通信，便相與認作兄妹。從八月一直到十二月，他住在東京，我住在岡山，我們相隔千里，只靠著紙上談心，我們每週平均總有三四封信來往了。我當時起了一個心想，我以為我的安娜既矢志在獻身事業上，只充着一個看護婦，未免不能充分地達到他的目的。我便勸他改進女醫學校，我把我一人的官費來作兩人使用。市谷的女子醫學每年是三月招考，招考期間已迫，他的病院生活，却莫有使他可以從事準備的餘暇。我到十二月的年假裏，便又往東京一行，我便勸他把病院生活率性早早犧牲了，

同我到岡山去同居，一面從事準備。咳！壽昌兄！我終竟太把我柔弱的靈魂過於自信了！我們同居不久，我的靈魂竟一敗塗地！我的安娜竟被我破壞了！

我前天晚上寫到了上面的地方，我的頭腦痛不可耐，我便住了筆，看看錶時，已經十二點鐘了，我便睡了。昨天晚上想接着寫下去時，因為白華又寄來幾冊少年中國，我飽讀了一陣，又夜深了。今日禮拜，白華叫我把 *Fearns* 中的 *Prologim Himmel* 一段譯出來，我在午前把他譯出了，我把我留著的底稿寄給你，請你看看。

我也要介紹一個好朋友給你，他姓成名灝字仿吾，這個人你可曾認識麼？他進的是東大造兵科，現住在「戶塚町字諏訪八二月印精舍」。他是狠真摯樸訥的青年。他對於詩也很有研究。他也有些新詩的著作。他最近寫信來，也說他很岑寂，莫有可以和他討論共活的人。若是你有暇時，你能同他往來，我看

是決不會令你失望的。只是他是個最樸訥的人，莫有多的話講說的，要同他往來久了，纔會知道他的性格呢！

我自身的介紹還未說完，待我再接續著補寫下去。

我的安娜自從被我破壞了之後，她後來也進了幾個月的女醫學校。只是我的罪惡，早已得了具體的表現了！她的學校生活，又不得不半途而廢，而今我們的兒子早已上了三歲了。我的兒子，雖是我罪惡的表現，我看他確是個純潔無垢的天使。他去年十二月十二日滿兩歲的時候，我有首詩壽他是：

和兒！（我的兒子名叫和生）你已滿了兩歲了！

你這兩年當中所受了的你父親的狂怒，真是不少了！

你愛啼，我用掌打你——用力地打你，

打了之後，我又自己打自己。

試試我打痛了你沒有。

像這樣苛待你的不知道有多少回了！

和兒！你今天竟已滿了兩歲了！

你父親的瘋狂狀態還是未改：

我昨晚詩興來了的時候，

你也在我旁邊謳吟；

我偏惱恨你那天使一樣地純潔無垢的歌聲，

我罵了你不知道有好幾次！

你後來沈沈地便往你母親旁邊去睡了。

和兒——我可憐的兒！

我忘記了今天是你的生辰。

我若是早曉得，我昨晚不該那樣地苛待你。

和兒！你要恕你父親的罪惡呀！

和兒！你受了一切的菩薩保佑，

你可也無災無難地滿了兩歲了！

和兒！我望你像首詩一般自自然然地長成了去罷！

我這首東西是我隨筆地和淚寫成的。小孩兒比我神聖得恒河沙數倍，我配乎打他，罵他，發他的氣嗎？我的兒子畢竟葱俊可愛，我只望他將來的一生，不更像我一樣，陷入泥淖罷了。

我的罪惡如僅只是破壞了戀愛的神聖——直截了當地說時，如僅只是苟合！那我也不至於過於自譴。只是我還有一件說不出來的痛苦。我在民國二
年時，我的父母早已替我結了婚，我的童貞早是自行破壞的了！我結了婚之後，

不久便出了門，民國三年正月，便來在日本。我心中的一種無限大的缺陷，早已無可補實的餘地的了。不料我才遇着了我安娜。我同他初交的時候，我是結了婚的人，她是知道的。我也仗恃着我結了婚的人，所以敢於與他同居。唉！我終竟害了他！以下的事情，我無容再說了。

我寫了這長篇，簡直好像個等待宣布死刑的死囚一樣。你說要人格公開，我幾幾乎莫有可公開的人格。你說你是不良少年，我簡直是個罪惡的精髓。我所以說我兩人當中，有一飛不可越的城壁。像我這樣的人，你肯做他的一個「弟弟」，像我這樣的人也配做你的一個「哥哥」嗎？請你快宣布死刑！

郭沫若，九，二，一五。

六二 復談詩

振聲

平伯兄：

記兄前書曾提及作詩一層。兄以我說詩人另有一種世界，對萬物另看。一種關係來，是一種 Intuitionism 而藉此可以窺天地之神秘。其實弟覺談文學與談知識，是要從兩個出發點而論，很不必渾爲一談。知識是求 Reality，是 Objective truth。詩歌是抒寫情感，是 Subjective imagination。知識以真爲歸，詩歌以美爲主。科學家的宇宙是個 Mechanism。詩人的宇宙是一種 Anthropomorphism。科學家的宇宙是無聲無色，一聲雖是空氣的動盪，色是以太的波動。詩人的宇宙非是『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便是『婦女素娥俱忍冰，月中霜裏鬪嬋娟』。說紅則『豔若桃李』，說白則『肩聳玉樓』。弟前書所謂詩人另有一種世界者，正謂其把一己與萬物間，由想象中另造成一種親切活潑的關係來，另有一種心蕩神怡的興味，是一種 idealization，是一種 Projection，若以此與知識渾爲一談，實是錯過。大概詩歌之起，多由情慾爲 reality 所限制，不

得真個消魂，於是反而求之想象，以抒其情感。「所謂有感於中而發於言，」詩三百篇多憂思怨慕之詞也。由此而觀，知識是求 Reality，而詩歌則逃 reality，另尋想象中之桃源。若以詩人之 Animism 爲 Intuitive knowledge，豈非以 Phantasm 爲 Reality 乎。近來文學由浪漫派與理想派日趨於寫真派者，弟以爲實由科學發明，牛郎織女，漸失魔力。而文學家由天上歸到人間，寫一種人生實況，社會真象，也是這個原因。至於一般學者，把文學裏面貫注許多的知識問題，而變成一種哲學氣的文學。作篇小說必要個 Moral。弟覺文學真美，並不在以此爲知識與道德的器具，仍在其抒寫情感調和人性方面爲多。托爾斯泰晚年的小說及美術觀念，實中了宗教的毒，遠不如其中年產品。現在中國文學的反動，也偏於道學氣味。質之吾兄以爲何如？忽忽不詳爲恨。

弟振聲。一九二一，十二月，十五日。

六三一 談著書

宗白華

沫若兄：

你前後的信和詩都收到了。你寄壽昌的信我讀了很感動。平心而論，從純真戀愛中發生的結合不能算得極大的罪過。況且你有懺悔的真忱，向上的猛進，你的罪過也不過是你心中的 *Mephistopheles*，適所以砥勵你的人格底向上的創造罷了！你從西洋文藝……盧騷托爾斯泰等……中養成一種真誠底精神，懺悔底勇氣，很是可喜。從此可以看出西洋文藝有這種特長，不是東方文藝所有的了。

你的天上曲同 *Zueignung* 都翻譯得很不壞，很不容易，哥德文藝之入中國當算從你起了。哥德在天之靈也當愉快非常。我的預備做的『人生觀與宇宙觀』因覺得參考太不完備，分析太不精密，不願草率的寫出，想待德國書籍

能來時，多研究些，再做篇詳細的介紹，所以一時不能發表了。但是我將來總想把他寫出來的。（德國書籍我已向德國購寄了。）

你的兩篇我想好好的保存着，稍待幾時再發表。

你論詩的話，我完全同意，可以補我那短篇的不足，所以在明天發表了。我今天草率地做了一篇『新文學底源泉』，很不滿意，沒有把我心中真實的意思說明白，後悔得很。自己修養與研究太少，非急速猛進不可。我現在預備用一番刻苦的工夫，研究生物學與心理學，再從這上面去研究哲學文學藝術，三年後，再看成績如何？

仿吾君處，我想不久便同他通訊，他的詩同你的「嘆逝」我想日內登了出來，做我學燈的 Schmuuck。

學燈得了你的詩，很增了許多色彩，報館裏拿一點極鄙俗的物質，報酬你

的極高貴的精神，本嫌唐突，但究竟是個小問題，無關重要。不可談了。夜深了！再會！

六四 談寄詩

白華。

田漢

沫若先生：

今天早晨在吃飯的時候，接了宗白華兄一封信，副了二三張時事新報的學燈欄。我許久沒和他通信，得了他們這一捲的瓊瑤，又可以消我好幾天的岑寂，已經喜歡得很。看到他那封信中間說：他近有一種很可喜的事體，可減少他無限的煩悶，給與他許多的安慰。就是他又得着一個像我——他信上是這們說，究之我能够像先生與否又一問題，——類的朋友——一個『東方未來的詩人』——郭沫若！又說：他已寫信給你介紹你和我通信，同我做詩伴。問我知道了麼？又說：

他現在把你最近的一首長詩和寄給他的一封談詩的長信，寄給我看看了，便可以知你的爲人和詩才了。又說：他還有覆你的一封信，也寫給我看看。

沫若先生！我若是先看了你的長詩，我便先要和你訂交——那怕是你不肯下交我這樣的蠢物。——又何況有白華兄這樣的珍重介紹呢。我真歡喜我真幸福！我所交的朋友很多天真爛漫，思想優美，才華富麗的人。於今又得了一個相知恨晚的「東方未來的詩人」郭沫若！我如何不喜歡，如何不算幸福呢！我還要告訴你幾個：易梅園先生是我的「知己舅父」；易淑瑜女士是我的「知己愛人」；我又要特別介紹的，便是「意堅識著，百苦不回」的易克勤夫人我的母親。我這個「弱點的集團」「蒙稚心的所有者」包圍在這個百花齊放的樂園中，也大有萌動昭蘇的希望，和生活的意義與價值！

我看了你的給白華的長信了。真論的透澈。我覺得有了你這篇詩論，我那

幾萬字的『詩人與勞動問題』都可不作。

我最愛的是真摯的人。我深信『一誠可以救萬惡』這句話，有絕對的真理。誠之一字，在新倫理也好，舊倫理也好，都是不可少的基本要素。我看見自來的人倫上的關係現象，多半是朝欺其野，父欺其子，夫欺其婦，兄弟欺其兄弟，朋友欺其朋友；做其民，其子，其婦，其弟，其友的，又轉以欺其關係者，人我相欺，幾使人疑世界上沒有一事是真的。譬如現在的甚麼新運動，新人物，有許多不真面目的地方，使人覺得中國還未易樂觀的。新人物中間，浮囂者多，真摯者少；所以真可靠的很少。現在的士風，又太容易推許人。龐士元十中得一的心思，未嘗不好。然而堅使自欺欺人者多，却是很大的弊病。記得黃日葵兄依馬鶴天先生的介紹與漢訂交的時候，他從南京旅次來一封信，稱我爲『模範少年』，恭維的我無地自容。我便寫信告他以我個人的真相。那時知我最甚愛我最深責我最

力的，便是我的舅父梅園先生，我便將他評我的話，和他人評我的話，我自己解我自己內部生活之現狀，老老實實的告訴他，而附了我舊作的詩給他。我說：『你要交我，我祇是這們一個「不良少年」，去你理想中的「模範少年」的田漢，不知道多少遠。勸你還是不交我的好。我自己不好，已經痛苦。加上你若識破我的元身，消滅你的幻象，使你痛苦，那麼我更痛苦了。你若不棄這個不良少年，便請你時常來匡正我，督責我。你也不至于失望，我也不至于惶愧。』後來我和日葵的筆和口的談話，都是人格公開。就是和其他的好友相交，也是一樣的。到也使我的心中減少了許多的不安。至于我的愛人，他是與我自小兒一塊同長大的。後來又常通函札，去年暑假我回國去，便和他同到東京來讀書。我和他的性質，習慣，家庭的事，交際的事，都是互相知道的，所以我豫想我將來或能有一個很好的家庭。但我們距結婚的時間還遠着呢！

你給白華的論詩的信，正好像我和日葵訂交的信，真算是真善美的萃點啦！——我的信却算不到——你這樣真摯優美的人，我如何不愛！我如何不要找你做我的詩友，做扶我這個醉人的扶者。

沫若先生！你的『鳳凰涅槃』的長詩，我讀過了。你說你現在很想能如鳳凰一般，把你現有的形骸燒毀了去，唱着哀哀切切的挽歌，燒毀了去，從冷淨的灰裏，再生出個『你』來嗎？好極了，這決不會是幻想。因為無論何人，祇要他發了一個『更生』自己的宏願，造物是不能不答應他的。我在這裏等着看你的『新我』New Ego 啊！Romain Rolland 所描寫的 John Christopher 最後說：

“Lord, Art Thou Not Displeas'd With Thy Servant I Have Done So Little
I Could Do No More ... I Have Struggled, I Have Suffered, I Have Erre
I Have Created, Let Me Draw breath In Thy Father's Drms. Some, Day I

Shall Be Born Again For A New Fight”，我們的生涯總是受了一次生爲一次戰鬪之後，便 Shall Born Again For A New Fight 哩！我既沒有學問，又不曉得做甚麼詩——雖說也學做過幾首——却承你過望，望我做「中國新文化中的真詩人」這却大不敢當。我將來或者能做幾首詩來慰藉你請你改訂，或者也能做一個不十分虛偽的人，以期不負諸師友的厚望啊！望你常寫信來教督我，把我當你弟弟一樣好嗎？春假來東京嗎？

田漢。九，二九。

六五 談女性第三代名詞

錢玄同

啟明兄：

你譯小說，於第三身的女性人稱代名詞寫作「他女」；我想這究竟不甚好，還是讀「他」一個字的音呢，還是讀「他女」兩個字的音呢？我現在想出

三種辦法，寫在下面，請你指教：

(甲) 照日本譯「彼女」的辦法，竟寫作「他女」二字，陽性者，則單稱一「他」字。

(乙) 照半農的意思，造一個新字。但半農所要造的「她」字；我以為不甚好；因為這字右半的「也」字，要作「他」字用，若使許叔重解此字之形，當云，「從女，從他省，他亦聲。」我想照此意思，不如造一「姪」字；「他」字古寫作「它」，從「它」即是從「他」，若解其形，當云，「從女，從它，——它，古他字，——它亦聲。」如此，則「他」字和「女」字的意思都完全了。

(丙) 簡直實行我們平日的主張：中國字不夠，就拿別國的字來補；不必別造新字，老實就寫一個 *She* 字。——寫到這裏，忽想起中國的「他」

跡，因爲沒有觀客，戲劇是不能單方成立的。

這封信寫得太長了。改日有機會再談罷。請你表示你對於上述各節的意見，並望你常常指教我們。

陳大悲，十八，二三。

二八 談學世界語

周 祐

玄同先生——

吳稚暉先生評論 Esperanto，極其精當，欽佩得很。生目下尙未學過 Esperanto，依理不能有言，不過常讀先生和吳先生們的高論，很相信 Esperanto 可以作爲將來的世界語，姑且就我的推測，胡亂同先生談談，說錯之處，還請更正。

漢文必當廢棄，世界必將日趨於大同，和將來必有一種全世界人類共同

的文字，三個問題，先生等已經證得明明白白，不用疑心了。那種文字是否 Esperanto，現在雖無從斷定；但從事實上考察起來，確已成爲一重要的問題。人類接觸愈繁雜，各國語言文字愈趨於統一，已成不易之理。此後世界公共事業，方興未艾，郵政電務已統一於前，此次國際同盟會又有鐵道改爲公用之提議，大勢所趨，灼灼可見。近來各國商客，多利用 Esperanto，以圖貿易之發展，自是 Esperanto 之佳兆。又歷年以來，在各國名都舉行世界語大會之事，時有所聞；可見 Esperanto 之勢力，已是不小了。Esperanto 既有這樣間接的大助力，想來總可以轉成一個習慣。那麼，現在 Esperanto 已有這點根基，縱使別種世界語發生，未必能抵敵得他過。並且要想別造一種世界語，也只得從歐系文字着想；Esperanto 由歐系文字脫化而來，已有如此完美，縱使有人別造世界語，也未必能比得他過。希望世界大同的人，在中國固不多見，在西洋已到處皆是；

他們只有把他改良，把他傳布，斷沒有把他破壞的道理的。照此看來，將來世界公用的文字，大概是 Esperanto 了。

至於中國照先生等宏論看來，漢文是早廢一天好一天了；我們既然幸而被先生等喚醒過來，自當幫着先生等快快籌畫廢棄漢文的辦法，使得早登彼岸，享受文明的幸福，才是正門大道，現在採用 Esperanto，雖緩不濟急，但是根基已可慢慢的定下來了。所以我決意去學 Esperanto，以爲異日提倡之預備。

周祐。二月十四日。

二九 復談學世界語

錢玄同

時敏兄：——

足下有志去學 Esperanto，這是極好的志願。新青年裏對於 Esperanto 的評論，我和足下所見相同，也說以吳先生的話爲最精當。

但我以爲中國廢漢文而用 Esperanto，這是將來圓滿之解決。當此過渡時代，漢文尙未廢滅，便不可不想改良的辦法。今日以前的古文，斷斷不能再適用於今日；所以改良國文，以爲短時期中之適用物，也是現在很重要的事情。又國文改良以後，在施用方面固較古文爲便利，但是用新國文做的譯的新學好書還是很少很少；若說將來漸漸會多起來，我們可以等他漸多的時候再來講求新學，那是笑話了；我們一方面還該趕緊多學幾種外國文，以爲直接講求新學之用。因此，我願足下——研究國文改良的方法——研究外國文——研究 Esperanto。

錢玄同。一九一九，二，一四。

三〇 談詩

周作人

平伯兄：

(上略) 對於你的詩上邊的議論，我略有意見發表在晨報上，不知見到否？我近來不滿意於託爾斯泰之說，因為容易入於「勸善書」的一路，汪敬熙君在小說月報通信也已說及了。你自己以為作詩還不能實行你的宗旨未免是缺點，在我看來並不如此：我覺得你的抒情之作實在要比「打鐵」為勝，不知以為然否？我以為文學的感化力並不是極大無限的，所以無論善之華惡之華都未必有什麼大影響於後人的行為，因此除了真是不道德的思想以外（如資本主義，軍國主義及名分等）可以放任。譬如私產制及買賣婚都應該算作不道德，但如戀愛上的佔有的欲望，在事實上固然不能滅他，在文藝上自然也可以許其存在了，倘若嚴格的說來，這也是私有制之類，不宜於加入，如此則萬不會再有熱烈的戀愛詩出現了。我以前很佩服託翁之議論（至今也仍有大部分之佩服的），但現在覺得似乎稍狹一點了……

三二 復談詩

俞平伯

金甫兄：

談詩一節仍有鄙見，茲略述之。凡和你同意之點不贅說了。你把談知識和談文學分開極是；惟我並不因此同意你底「惟美論」。美是什麼？是很含糊難確定的，說來說去，實際上不過是指爲人們所喜悅的，故不足爲文藝底鵠的。所謂 Moral 並不定，須含有教訓底意味。如兄所謂調和人性亦卽 Moral。向善底釋義不應如此機械的，我以爲人生向上的發展卽是向善了。文學應是人生底表現，更應是人生向上的表現，那些僅博人開心的，決非現代所急需的文學。但我以爲文學應是 of Life 不是 for Life。托氏底議論，作品，我也極爲贊美。但勿奉復，餘情晤面再談罷！

弟平伯。一九二二，二，一八。

三二 談白話文

胡漢民

均甫先生鑒。這次來書就看雜誌的人一方面說。要將就他們的心理。這話固然不錯。但是我想看雜誌看新書的人。總必因着一種要求而起。有的原本抱有革新的志願。拿人家的話來做參考的資料。有的本着智識慾的要求。或拿來增富他認識的內容。或拿來做他研究討論的對象。這兩種人都很能理會人家說話的內容價值。決不會存着什麼古典文學的成見。將人家的話。輕易抹煞的。太史公所謂文不雅馴。搢紳先生難言之。係指那時人生造的古皇帝故事。像什麼「盤古開天地」「女媧搏土爲人煉石補天」之類。至於「乃公」「而母」的話體。史公不但不排斥。還且很高興的用作寫生的文字。故此稍爲有些學問思想人。斷不會說話體文就是不雅馴。來書所說的搢紳先生。不知是怎樣一類的人。如果要是終日終夜花酒麻雀鬧個頭昏。偶然翻一翻雜誌。來作無聊的消遣

的。我們不能合着他的趣味。只可說句抱歉的話。其實是將就不來的。再者來書認「他們在改革之際。比較青年學子爲優。」這話我們不敢贊成。因爲中國的革命。已經給我們很大的教訓。恰是和先生所說的相反。最可惜的。就是民國初元以後。社會犯了不澈底不耐煩的毛病。讓袁世凱一輩人。拿出維持現狀四個字。當做天經地義。於是一班腐敗的舊官僚。還是不可少的人物。那講敷衍應酬。附屬在舊官僚底下的政客。也有什麼穩健分子。優秀分子的標榜。弄得青年學子都受了影響。得了一種暮氣。近今纔漸漸生出覺悟。我以爲崇拜勢利的見解。很是悞人。凡是批評一個人。總不當因他的地位不同。生出特別優待的意思。那種沒頭腦沒理想的搢紳先生。要是不能淘汰。便阻礙着社會的進化。我想社會上有知識的人。再不要存着往日恭維他們的心事。先生來書的話。正是慈悲。却似乎未曾參透這一層道理。來書末後指摘我們用「的」字。不能依着執信兄所

提議區別的話。很是很是。我們在這些地方。只是從便從俗。沒有什麼講究。如果嚴格說起來。不但助詞的「之」字。不好拿「的」字來當他。本來串着形容詞。有代名詞的性子。宋元人纔用「底」字。——就是現今通行的「的」字。——如說「且道他那大底是甚物事」。「不是將好底換了不好底」之類。那放在形容詞下。做語助詞的。就用「地」字。如「活活潑潑地」「終身黑泔地」「堂堂地做個人」之類。執信兄所指「暴君的父親」是用「般」字。如「潘安般貌子建般才」之類。有這許多區別。現在通行的白話大抵都用「的」字。若要一一還他的區別。就覺得佶屈聱牙。很不利便。而且一般人看慣了。也是自然而然的曉得其中分別。不至誤會。先生看是怎樣。

漢民上八月十四日

三三三 談譯書

胡漢民

君武兄大鑒。來信和大作都收到。仲愷執信都歡迎到了不得。我們因爲上海印刷很費事。總是上一個月月初就要交稿。現在第三期稿統已交去。初印稿通已校過。你的大作只好留在第四期。我們就在第三期登上豫告。叫看報的人留心注意。可憐現在社會。難道那一個不怕米貴。但是民食問題。都還沒有人想方法解決。一種人是不負責任。一種人就苦於學識不夠。總而言之。叫做可憐罷了。現在學者問講求進化論生物學的實在太少。近來也聞得有要譯赫克爾世界謎和生命不可思議兩書的。尙未出版。你能依據比較英日譯本詳而且好的版。你又是一個許久研究進化論的人。我惟有禱祝你快快加工竣稿出版。人家就有好書看了。進化論的學說第一個好處。就是能夠實實在在打破世人的糊塗思想。這兩年中國人纔稍稍有知識欲的要求。而那些靈學鬼學。還乘着向來社會心理的弱點。——病的心理——在那裏胡鬧。真是思想界的一個障礙物。非把

名人白話尺牘 上卷



名人白話尺牘上卷終

